

欽定續通典





The image is a woodblock print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a large, central dragon with a human-like face, whiskers, and a crown, surrounded by swirling clouds. The dragon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 coiled pose.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the title '欽定續通典' (Qinding Xutongdian) written in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illustration, there is a landscape with a mountain peak, a sun or moon, and waves. The entir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traditional woodblock print style with fine lines and cross-hatching for shading.

欽定續通典

欽定續通典凡例十四則

一杜佑作通典之後至宋時嘗命宋白續修而其書已不傳今續通典循杜氏之例仍分爲八門自各代正史之外如唐大典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山堂考索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典章明集禮明會典諸書皆參酌引用以期無舛無漏

一通典所纂止於天寶之末今續纂自唐肅宗至德以後迄於明季按年編次至五代兵爭典章未備諸門細目中或有一代全闕者則仍從略若五代史止有司天職方二考餘俱闕如其有可考者仍從會要冊府元龜等書搜輯補載

一通典自紀事而外凡古今名賢議論有關典要者靡不甄收今從其例凡唐宋元明人文集奏議及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元文類歷代名臣奏議明經世編各書擇其立論精確可資考核者依類采入

一杜氏首列食貨典以食乃民之司命也有土斯有財故列田制水利屯田諸目有人斯有土故列鄉黨版籍戶口諸目餘如賦稅錢幣漕運鹽鐵各條又皆所以經理乎食者也顧歷代沿革不同杜典諸細目內如土斷之法起於晉南渡後算緡之法起於漢孝武時而後世史中罕有其目則在所從刪至於茶課至唐末而始興則類載於雜稅之後互市至宋遼金元明而特重則類載於平準均輸之後其餘諸典之或併或增或刪各隨時代所有以期徵實

一杜氏選舉典列於食貨之後職官之前所謂欲行富教在乎設職官欲設職官在乎得人才也後世選舉之法不一其途大約設科以取士分銓以授官率行之不變杜典於歷代制之下復綴雜議論三卷蓋利

弊得失之故必博采議論庶可見之施行今亦倣其例若宋司馬光歐陽修呂大臨真德秀葉適之徒其所敷陳皆可爲選舉之衡鏡元趙天麟之太平金鏡策明王鏊之制科議歸有光之三途並用議並能切中事宜今亦各據其要敘次於篇

一杜氏職官典其前卷先敘官制之要略以下復分門臚列凡內外文武諸職各繫以沿革顧歷代設官之制其稱名各異職掌各殊五代史無職官志其時廢置不常自宰輔諸職而下無可紀述宋時官制已與唐異遼之官號多用國語金則有省有院有臺有寺監諸職元又從而損益之明革中書省復大加更定今仍以通典所列官名爲目而以歷代或有或無或名雖異而實則同分敘於下庶幾有條不紊至於明代宦官執政國柄下移爵以公侯蔭及弟姪實爲紊亂名器之尤考內監給事官闕本不應與命官朝士相齒卷中宦官諸品秩謹遵

聖諭從刪以彰建官之體且以示炯戒焉

一杜氏禮典凡一百卷於諸典中爲最詳以帝王制作之大莫過於禮也惟是風會遞遷代有所尙其因革損益亦惟禮爲最繁杜氏原門曰吉禮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復采公私論述條次於各目之後以爲禮儀大約吉禮莫重於郊廟前代之主凡遇大祀多命有司攝行雖復考定儀文終無當於誠敬之本嘉禮莫重於冠婚朝賀至冕服采章本屬不相沿襲如遼金元之輕改衣冠蔑棄舊制卒至國勢浸微聖訓昭彰垂戒萬禩其所關正匪淺鮮他若賓禮本指天子諸侯之朝覲會同後世封建不行賓禮亦略則取累朝接見蕃國之儀入之軍禮自田獵大射而外天子親征之典代不恆舉故杜氏於出師儀制之下惟

載各代揚兵講武之事今仍以閱兵之禮敘於卷內凶禮自國恤而下杜氏雜載羣議最爲詳贍今亦擇其有關喪制者依類增入

一杜氏樂典於歷代沿革之下復載十二律五聲八音名義諸目夫樂之聲容節奏固因代而殊若十二律五聲八音則亙古不易者也惟是聲音之道至爲微渺非有夙解神悟者未易遽得中聲大宋儒若司馬光范鎮朱子蔡元定之流皆留心樂律明則韓邦奇黃佐輩並著有成書每多託諸空言而手定一代之樂者或不盡洞悉律元之人今仍依杜典原目而節采諸家之說以備參考

一杜氏以大刑用甲兵故列兵制於刑典之前其所分諸目由敘兵收衆以至氣候雜占多至一百四十餘條所謂兵以奇勝因機而發凡有合於兵法者悉條之爲目不厭其詳也今所敘列自唐季迄明凡英君良將戰陣之事蹟以及兵家之議論亦分類入之以合原書之體

一杜氏刑典於刑制之外備列雜議及寬恕峻酷諸目其自序又謂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不在乎寬與峻者蓋世輕世重惟視乎人之所用也自唐而降刑制互有重輕說者謂宋自仁宗以後法制不立浸至柔弱又有過寬之弊明之律令頗爲簡當而廠衛之興毒流海內則用法與人兩失之今總其得失具著於篇

一杜氏州郡典統以禹九州顧自州郡旣興而禹蹟益難深考往往有一郡之地而錯出於兩州者且杜典旣以禹九州爲綱而於九州之外仍別爲古南越郡府一卷已未免自亂其例宋遼金元迄明或分爲路或分爲道或分爲省各成一代之制若仍分屬於九州未免紛紜割裂欲徇上古建州之名而轉失後世

分土之實今稍變其例卽以代爲綱

一杜氏邊防典分東西南北四裔顧邊外之地通阻不常或同是國而名已遞更或同是地而境已兼併故杜典所載諸部每有見于前史而後史卽無聞者遼金與元起自塞外東北諸部皆其境土而宋則自濟以北卽屬邊防明則邊牆以外儼成敵國此又形勢之不同非可執一以論也今並依時代據實編載一續通典皆載唐以下五朝事蹟但史書所載或有是非失當若綱目編之發明廣義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其議論尤多私謬茲謹遵通鑑輯覽

御批以昭定論

一遼金元人名地名官名對音舊多譌誤茲悉遵

欽定遼史索倫語解金史滿洲語解元史蒙古語解另爲譯正

欽定續通典總目

食貨凡一十六卷

卷一至卷十六

選舉凡六卷

卷十七至卷二十二

職官凡二十二卷

卷二十三至卷四十四

禮凡四十卷

卷四十五至卷八十四

樂凡七卷

卷八十五至卷九十一

兵凡十五卷

卷九十二至卷一百六

刑凡十四卷

卷一百七至卷一百二十

州郡凡二十六卷



卷一百二十一至卷一百四十六

邊防凡四卷

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五十止

臣等謹按

欽定續通典一百五十卷乾隆三十二年奉

敕撰攷杜佑通典終于天寶之末是書所續

自唐肅宗至德元年訖明崇禎末年凡食貨十六卷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四十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刑十四卷州郡二十六卷邊防四卷篇目一仍杜氏之舊惟杜氏以兵制附刑後今則兵刑各爲一篇稍有不同古者虞廷九官有士而無司馬魯語臧文仲稱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則兵刑可以爲一又左傳紀少昊以祝鳩爲司馬爽鳩爲司寇而秋官夏官周禮亦分兩職則兵刑亦可爲二以事迹多寡卷帙繁簡酌爲門目之分合其旨歸仍不異也至于編纂之例唐代年紀稍清舊典多亡五代及遼文獻靡徵史書太略則旁搜圖籍以求詳明代見聞最近雜記實繁宋金及元著作本多遺編亦夥則嚴核異同以傳信總期于既精既博不濫不遺按宋史藝文志有宋白續通典二百卷今其書已亡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咸平三年奉詔四年九月書成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又謂杜典上下數千載爲二百卷而宋書所載二百餘年亦如前書卷數時論非其重複則其大槩可想見矣茲編仰稟 聖裁酌乎繁簡之中而九百七十八年內典制之源流政治之得失條分件繫綱舉目張誠所謂記事撮要纂言鉤元較諸杜氏原書實有過之無不及宋白所續更不足道矣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兵部侍郎臣紀昀

大理寺卿臣陸錫熊

職名

三通館總裁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嵇璜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管理國子監事務臣劉墉

兵部尚書臣王杰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管理順天府府尹事務臣曹文植

纂修兼總校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曹仁虎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蔡廷衡

翰林院編修臣祝德麟

武英殿纂修翰林院編修臣陳嗣龍

翰林院編修臣黃瀛元

翰林院編修臣陳昌齊

翰林院編修臣翟棟

纂修兼校對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陸伯焜

署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吳璥

翰 林 院 侍 講 學 士 臣 陳 萬 青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勵 守 謙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秦 泉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李 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余 集

翰 林 院 編 職 留 任 臣 汪 鏞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王 春 煦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徐 如 澍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戴 均 元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周 瓊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吳 錫 麒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程 昌 期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甘 立 猷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劉 汝 馨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秦 承 業

翰

林

院

編

修臣俞廷楡

翰

林

院

編

修臣王受

翰

林

院

編

修臣盧蔭溥

翰

林

院

編

修臣萬承風

翰

林

院

修

撰臣茹棻

翰

林

院

編

修臣邵瑛

文淵閣檢閱閣內閣中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陳萬全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王錫奎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賀賢智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溫汝适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崔景儀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李驥元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朱依冕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程嘉謨

原任翰林院侍講候補主

事臣莊承錢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鄭應元

滿纂修官

理藩院主事臣巴達爾呼

工部筆帖式候補小京官臣齡椿

候補筆帖式臣嵩年

內閣貼寫中書臣明達

提調官

內閣侍讀臣西精額

文淵閣校理武英殿提調翰林院檢討臣彭元琬

收掌官

翰林院筆帖式臣庫蒙額

翰林院筆帖式臣鶴麟

武英殿修書處刊刻續三通諸臣職名

總裁

和

碩

儀

親

王臣永 琥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世襲輕車都尉臣慶桂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臣朱珪

總理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世襲雲騎尉臣戴衢亨

經筵講官工部左侍郎兼左翼總兵官臣英和

經筵講官工部左侍郎提督安徽學政臣玉麟

步

軍

統

領臣文 寧

提調

內

閣

學

士

兼

禮

部

侍

郎臣汪滋 晚

詹

事

府

詹

事

提

督

山

東

學

政臣王宗誠

文淵閣校理咸安宮總裁教習庶吉士翰林院編

修臣吳 雲

翰

林

院

編

修臣李振 嘉

校對

翰

林

院

編

修臣吳裕德

文淵閣

校

理

翰

林

院

檢

討臣趙未彤

文淵閣

校

理

翰

林

院

侍

講臣張錦枝

日講起居注官

教習

庶

吉士

左

春坊

左

庶

子臣吳

燾

翰

林

院

編

修臣俞恆潤

國史館

提

調

翰

林

院

檢

討臣張鱗

翰

林

院

編

修臣王澤

國史館

纂

修

翰

林

院

編

修臣吳熙曾

翰

林

院

編

修臣杜堦

翰

林

院

編

修臣朱珩

翰

林

院

編

修臣章道鴻

翰

林

院

編

修臣黃中傑

翰

林

院

編

修臣張元宰

翰

林

院

編

修臣何應杰

翰

林

院

編

修臣龔守正

翰

林

院

編

修臣卓秉恬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徐松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姚元之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邵葆鍾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和桂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覺羅寶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謝崧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翟錦觀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張聰賢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程家督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蔣詩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何彤然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劉謙

翰 林 院 席 吉 士臣穆章阿

翰 林 院 席 編 修臣朱澄

副 榜 貢 生 院 候 選 州 同臣鄧百海 修臣席煜



舉人 候選 知縣 邵翔

副榜 貢生 候選 復設 教諭 胡宗瑗

拔貢 貢 生 鹿維寧

拔貢 貢 生 何隆起

拔貢 貢 生 張方觀

舉人 鮑文達

副榜 貢生 候選 鹽州 大使 蕭樹芳

副榜 貢生 候選 直隸 州 判 汪誠

拔貢 貢 生 童瑠起

優拔貢 貢 生 喬曹

拔貢 貢 生 蘇平世

拔貢 貢 生 姚步萊

監造 領 長 申

內務府 員 郎 中 兼 佐 領 臣 克蒙額

正 監 造 員 外 佐 領 臣 六十五

副

監

造

副

內

管

領臣承清

丞

署

主

事臣經文

六

品

銜

庫

掌臣和興

掌

稿

筆

帖

式臣玉廣

庫

掌臣善元

庫

掌臣光裕

委

署

庫

掌臣崇文



欽定續通典卷一

食貨

臣等謹按杜佑作食貨典以穀爲人之所仰地爲穀之所生人爲君之所治三者相資於政尤切故其述田制水利屯田所以經地鄉黨版籍戶口所以料人而賦稅錢幣市權諸條則皆所以治穀也第歷朝制度互有詳略通典文字簡質不拘尺幅其所敘述自隋以前率舉其大要而於唐制加詳又其意嘗欲推而行之卓然近於可用故其序次之間凡詔令章疏有詞旨開明敷陳婉切者具見採錄而一時通達治體曉暢時事學士大夫居恆論著之文亦間掇其要可謂勤已今悉準其例以所引開元令天下之田五尺爲步二百有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給田之制有差按舊唐書食貨志武德七年已有此令載在六典者爲斷其自肅宗代宗而後至於明季輒以次纂輯又杜典分注三代以上文出經傳者往往詮釋意旨三代以下文有繁複未可遽刪則大書旁注意存互見亦勢然也茲於注文詮釋無多而旁推詳說分注於下蓋宋元以來事繁於前而文顯於昔無取疏解云

第一田制上

第二田制中

第三田制下

第四水利田

第五屯田上

第六屯田下

第七鄉黨版籍職役附

第八賦稅上

第九賦稅下

第十戶口丁中

第十一錢幣上

第十二錢幣中

第十三錢幣下

第十四漕運 鹽鐵

第十五權酤 醋稅附 雜稅 權茶

第十六平準均輸 互市 平糶常平義倉 社會附

田制上唐 五代 宋

唐代宗廣德二年敕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任別給授大厯元年制逃戶復業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業盡者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德宗貞元中陸贄言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

也穆宗長慶元年敕節文應諸道管內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離死絕見在桑產如無親承佃委本道觀察使於

官健中取無莊田有人丁者據多少給付便與公驗任充永業不得令有力職掌人妄為請射其官健仍借種糧

放三年租稅懿宗咸通十一年敕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經五年須准承前赦文便為佃主不在論

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處分先是宣宗大中中以逃戶桑田被人代納毀折遂成開田敕許校勘送縣任人佃納五年不復佃人為主至是復有是敕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詔曰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仍以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于本

州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或人戶隱欺許令保內陳告其田並令倍長興二年敕凡置營田比召

浮客若取編戶實素常規如有係稅之人宜令卻還本縣應三京諸道營田祇耕佃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

敢違越其官吏及投名稅戶當行重斷愍帝應順元年諸處籍沒田宅並屬戶部除賜功臣外禁請射

晉高祖天福二年以杜濬策言荒田一任百姓開種三年檢照所開種頃畝多少量納一半租稅敕曰闢彼汙萊

期于富庶方當開創正切施行往日雖曾指揮漸恐廢墮當在申於勸誘期共樂於豐穰宜令逐處長吏徧下管

內應是荒田有主者一任本主開耕無主者一任百姓請射佃時三年內並不在收稅之限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張鑄奏臣聞國家以

務農為本勸課為先用廣田疇以資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居人戶方思墾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穀未臻於三頃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數畏以嚴刑送捨所居卻思他適觀茲

阻隔何以舒蘇既乖撫卹之門徒有招攜之令伏乞皇帝陛下明示州府特降條流應所在無主空閒荒地一任百姓開耕候及五頃以上三年外即許縣司量戶科稅如未及五頃以上者不在驅擾之限則致荒疎漸少賦稅

增多非唯下益蒸黎實亦上資邦國從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敕應諸處戶部營田人戶租稅課利除京兆府莊宅務贍軍國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

課利官中祇管戶部營田舊徵課額其戶部營田職員一切停廢其客戶元佃係省莊田桑土舍宇便令充為永

業自立戶名仍具元佃動用實數陳狀縣司給與憑由仍放下戶二年差遣若不願立戶名許召主卸佃不得有

失元額租課其車牛動用屋舍樹木亦各宣賜是年九月敕京兆府耀州莊宅三白渠使所管莊宅宜並屬州縣

充本業如已有莊田自來被本務或形勢彰占令出課利者並勒見佃人為主依例世宗顯德二年敕逃戶莊田

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業者桑土不以荒熟并莊園交還一半其承佃戶自出力蓋造

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並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周年後歸業者莊田除本戶墳塋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佃

戶自來無力佃時祇仰交割與歸業戶佃時其近北諸州限番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三分十周年

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分此外不在交還之限五年七月上將均定天下民租均田之名始見漢書王

以下至於吏民名詔曰朕以實字雖安烝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校前賢阜俗之方近賢元稹長慶集見在同

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搜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

其事庶公卿觀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繫變通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繫乃勛舊共庇黎元

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及圖一面至可領也十月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

均定所議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茲

令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敕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于諸州檢定民租

宋太祖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課民種樹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粟半之男

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并者鄰伍共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諸州各

隨風土所宜其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

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丁者爲首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端拱二年紹興置方田命知定  
承德等各兼方田都總管詔諭邊將令緣邊作方田量地里遠近列置寨柵以爲戰守之備至道元年詔曰近  
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佃  
爲承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二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示旌賞二年陳靖言逃民復  
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  
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塉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  
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五丁  
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奪以賦之  
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  
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詔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農  
墾田以皇甫選何亮副之選亮言功難成願罷之事遂寢寶鑑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  
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真

宗咸平中令閣館檢校故事申定職田之制以官莊及遠年逃亡田充悉免租稅佃戶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  
如鄉原例州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刺  
史州二十頃下州及軍監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十頃兵馬都監押砦主釐  
務官錄事參軍判司等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二年詔請佃荒田未定賦稅無田稅者方許請射係官荒土  
及遠年落業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赦於十分內定稅二分爲承額如現在莊田土窄願於側近請射及舊有



莊產後來逃移已被別人請佃礙救無路歸業者亦許請射六年靜戎軍王能言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方田廣

表相去皆五尺深七尺以限隔戎馬仍以地圖來上帝以圖示宰臣李沆等對曰緣邊所開方田專委邊臣可以

為備乞與施行威虜順安軍亦宜興置從之先是三年知雄州何承矩言兵有三障日月風雲天障也山陵泉水

障繼有敵弱何懼奔衝自後河北塘乾興元年是時仁宗即位制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與買田

土如違將所典買沒官其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為限又敕應以田產虛立契與買於形勢戶下隱庇

差役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又准臣僚奏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為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

以十五頃為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如祖父遷葬別有塋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時洛州肥鄉田賦

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進賦八十萬會三司議均稅法知

諫院歐陽修言天下不知均括之術惟諸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諸與孫琳均蔡州與上蔡稅三司議均田租諸陳

法十條仁宗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

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明道二年劉平奏自邊吳浞

望長城口東西不及五十里請引水植稻以開方田四面穿溝屈曲為徑路纔令通步兵引曹鮑徐河及雞距泉

分注溝中數載之後必有成績從之始置弓箭手斥塞上弃地人角力勝者給田二頃一百人以上圍為一指揮

廣之限山險不堅者但治使峭絕而已後皆以為法時曹韋知鎮戎軍請自慶曆中詔限職田有司始申定其數

凡大藩長吏三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頃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頃幕職官三頃五

十畝凡防團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判官三頃五十畝幕職官三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官並同

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頃五千戶以上五頃不滿五千戶並四頃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頃五千戶以

上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二頃錄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發運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大藩府都監比本府判官黃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至軍監諸路走馬承受并若主都同巡檢提舉捉賊提點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鎮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不得過簿尉皇祐中帝聞天下廢田尙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閒民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以上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神宗熙寧間復詔詳定職田凡知大藩府二十頃節領十五頃餘州及軍並十頃餘小軍監七頃通判藩府八頃節鎮七頃餘州六頃留守節度觀察判官藩府五頃節鎮四頃掌書記以下幕職官三頃五十畝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頃令丞簿尉萬戶以上縣令六頃丞四頃不滿萬戶令五頃丞三頃不滿五千戶令四頃丞二頃五十畝簿尉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錄參視本州判官餘視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視萬戶縣簿尉餘視不滿萬戶者發運轉運使副視節鎮知州開封府尉提點視餘州發運轉運判官常平倉提舉官視藩府通判同提舉視萬戶縣令發運司幹當公事視節鎮通判轉運司管幹文字提刑司檢法官提舉常平倉司幹當公事視不滿萬戶縣令蔡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幹機宜文字府界提點司幹當公事視節鎮判官總管視節鎮知州路分鈐轄視餘州知州安撫路分都監州鈐轄視節鎮通判藩府都監視本州判官諸路正將視分都監副將視藩府都監走馬承受諸州都監都同巡都大巡河並視節鎮判官巡檢堡砦都監砦主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並視幕職官巡轄馬遞鋪監堰並縣鎮砦監當並視本縣簿尉諸路州學教授京

朝視本州判官選人視本州曹官又詔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以本路職田令逐州軍歲以子利稻麥等拘斛變錢從本司以一路所收錢數又紐而爲斛斗價直然後等第均給自熙寧三年始五年帝患田賦不均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爲等以期均當勿拘以五七年詔從鄧潤甫之請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各以三年爲任又詔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諸路及開封府界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外餘候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乞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元豐五年開封府言方田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卽一州而定五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請歲方五縣從之其後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

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九頃先是熙寧五年詔開方田至是

議哲宗時畢仲游言曰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

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

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土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

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他賦斂而

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申於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爲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也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者戴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革於丁傅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此則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酌復除之法則周官之書漢魏隋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置錫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太狹今日之制太無限宜約周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爲兼并則善矣昔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征秦民耕織致粟帛多與漢之孝弟力田皆復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邊爲踐更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爲法九品者復其身亡品者復其子孫五品以上乃復其家而戍邊之制可易以助今齊民之役雖丞相子必使出泉以助之則下貧之室不困於重煩而在上貴者亦不純於僥倖然田制之未均可以均也非今日之患也迫於富家大室而恤之甚者則自漢以來未有以處今日之患也夫事稽之千古而不合驗之于今而未見其利害測之于人情未得其中若是者誠難行也今占田之數復除之法稽之千古無不合驗之于今已見其利害測之于人情得其中加之無丁傅董賢之用事而今日之議過于何武師丹則無以富家大室爲難而行之天下幸甚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

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官習熟其法諭州縣官吏各以豐稔日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爲十頃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尙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則積多而至一頃止以柴蒿之值爲錢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卽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折十等之上受稅十一不改元則十等之中數及十五畝一等之下數及二十畝方比上等受一畝之稅庶幾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既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戶山園如鹽田例免方量均稅七年詔內外宮觀捨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宣和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續拍峯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至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度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度之會昌縣是也望詔常平使者檢察二年遂詔罷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業荒閒田土召人請佃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已方量者賦稅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納民逃移歸業已前逋欠稅租並與除放

按方田之制自崇寧三年蔡京請開五年詔罷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賦稅依未方舊則至是遂不復行

北宋田制自太祖開寶

宋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太宗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三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陝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而開寶之數乃倍于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敘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十餘萬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

欽定續通典卷一終

欽定續通典卷二

食貨

田制中 南宋 遼 金

南宋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上言限田之制本於抑兼并恤編戶寬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緣爲姦至於墾地蔬圃例皆紐計中下之家惟恐頃畝溢格至有貨鬻墳山以避徭役者甚非立法利民之本意而奉行之官不能體國漫弗加省望聖慈命戶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產山林園圃墳塋地段並行豁除仍以逐縣爲率依新制各計頃畝不通一州之數庶幾田制稍寬不致重擾建炎元年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租免耕牛稅三年廣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略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未作者皆使爲農以耕田之羨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五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二千四百疋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又詔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



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爲福州始貿易取資追張守帥閩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利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是時帝懼職田不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標撥官多田少卽於鄰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閒之田爲他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屬始其有無職田選人并親民小使民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者皆與補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若其頃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二十頃發運轉運使及知節鎮一十五頃知餘州及廣濟永康諸軍并路分鈐轄十頃發運轉運判官及通判藩府八頃知餘軍及發運司幹辦公事七頃通判餘州及軍滿萬戶縣令六頃藩府判官錄事參軍及同巡檢都大巡河提點馬鹽四頃節度掌書記及軍監都監三頃五十畝軍監判官及監糧滿五千戶縣丞滿萬戶簿尉并三頃餘州及不滿五千戶縣丞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及監糧二頃三年戶部言人戶拋棄田產已詔三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撥充職田者並聽理認歸業官司占田不還許越訴如孤幼兒女及親屬依例合得財產之人委守令面問來歷取索契照句勒者保鄰佐照證得實卽時給付或僞冒指占者論如律從之五年詔諸官田比鄰田租召人請買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六年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入官及江漲河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賊徒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買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閭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爲利且言平江歲入二十萬不及昔之一半望者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

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甲午以椿年為兩浙運副專委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卽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如水鄉秋收後妄稱廢田者許人告陂塘墜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縣令丞之才短者聽易置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吏取財者論如法又詔人戶田產多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皆沒官用椿年請也十四年椿年權戶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界十二月椿年以母憂罷兩浙運副王鐵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十五年詔戶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務使賦稅均而無擾又因興國軍守臣宋時言詔諸州縣違期歸業者其田佃及官賣者卽以官田之所耕者給還十七年李椿年再權戶部侍郎專一措置經界言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計四十縣乞結絕其餘未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給甲縣分欲展期一月許人戶首實昨已起新稅依額理納俟打量寬剩畝角卽行均減更不增添稅額仍令都內人各書實狀遇有兩爭卽對換產稅詔可十九年冬十一月經界之事始畢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舉行二十年詔凡沒官田域空田戶絕房廊及田并撥隸常平司轉運提刑茶鹽司沒入田亦如之又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又瀘南帥臣馮楫抗疏論不便於是瀘敘州長寧軍並免渠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

是年

詔敕令所制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頓陵貴州縣所謂有莊田者雖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叩野民田至什稅其伍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曰椿年乞行經界去民十害今聞變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與

追正二十六年王之望上書言蜀中經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點刑獄畢經界事三月戶部言蜀地狹人夥

而京西淮南齊沃官田尚多許人承佃官貸牛種時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凡荒閒田許人割佃戶部議期以二年未

聖者卽如所謂京西路如之湯國舉言離軍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方田人一頃爲世業

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爲勢家侵佃者命提

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贖學戶部議併撥無敕額庵院田詔可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

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爲正稅田

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中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二年至

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役官戶絕田已佃未佃添租未添租並拘賣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濠同浙西江東

淮南漕臣視諸路河田蘆場

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河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有是命已而言者極言累民未便詔止爲勢家籠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

詔浙西江

東河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隸提領官田所尋罷之

乾道間復梁俊彥等措置括得河田蘆場二百八十餘萬畝

孝宗隆

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二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奏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

開墾未幾便征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卽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後爲世業光宗時知漳州朱熹條奏

經界狀略曰臣自早年卽爲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

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尙存獨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

常賦勢將何底然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向議輒爲浮言所沮甚至以汀州盜賊藉口不知往歲汀州

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次及臨

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易之良策也一推行經界在於推擇官吏乞朝廷先

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察其屬縣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

見在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

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紹興中戶部行下打量攬算格式印本乞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事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若朝廷矜三郡之民不忍使更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費就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也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龍巖縣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歲役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道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必嘗爲胥吏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資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抵略同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數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隨鄉已有輕重人戶徒然攬算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稅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到諸色官錢以充之其

弊不可徧舉今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入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某年典賣某人又造合鄉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錢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或者尙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說似有理乞聖照并與行下一本州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尙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瘼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先是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朝廷疑焉著作郎黃艾輪對又言之且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累年不成大於此者若之何上乃諭輔臣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南方地暖農務旣興非其時也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條畫旣備徧榜郡縣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闕兩月熹請去尋命持湖南使者節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孫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互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

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寂谷之民得安生理嘉定間知婺州趙舉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序後守魏文豹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給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勅庫遷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八年詔職田蠲放如民田違者坐之理宗淳祐二年敕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所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六年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乞諭臣僚論奏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從之景定四年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曹孝慶上疏請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以充公田帝從之詔買公田置買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豈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嘗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帝悉從之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

既而言者歷言其弊甚至民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分置莊官催租贖擾至度宗成淳四年始罷莊官而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不許盜易至德祐始盡

除之而宋  
詳說矣

度宗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闔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家大姓之所甚樂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爲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既遠而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至于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此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爲之區處當必人情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季鏞言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悉集都保徧走阡陌盡量步畝審定等色紐折計等姦弊轉生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定田畝稅色載之圖冊凡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吳門紹興及湖南一路俱已告成竊惟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監司郡守遞相稽察如周官日成月要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施行史臣論曰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迴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買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凡耕沒權

俸而圍田湖田之  
在官者皆隸焉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

遼太宗會同三年詔於諧里河臚胞河之近地給賜南院鄂津圖增伊遜巴勒北院烏納哈喇錫林爲農田聖宗

統和中蕭達林爲西北路招討使以準布都落伺隙而動欲增戍兵又恐餽餉不給問於耶律昭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糶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倍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商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殍俘獲以助伏臘散商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七年詔括民田又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免賦役十三年詔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十五年詔諸道勸民種樹又詔品部曠地令民耕種又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

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明安穆昆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講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此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一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海陵天德二年定制凡職田畝取粟三斗草一稱倉場隨月俸支正三品二十頃從三品二十一頃正四品十七頃從四品十四頃正五品十三頃從五品七頃正六品從六品六頃正七品從七品五頃正八品四頃從八品三頃正九品從九品二頃諸防刺以上女真契丹司吏譯史通事不問千里內外公田三頃諸親王受任朝官兼外官者職田從職品而金制二品而下無職田三品而下在京者亦無職田正隆元年遣刑部尚書赫舍哩羅索等分行大興府山東眞定府拘括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官



地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益以授所遷之明安穆昆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世宗大定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殊無商牧之地因命五百里外

乃得耕種今聞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先是十年禁侵耕園地十七年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

官田及河灘皆為豪強所占而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稅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

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明安穆昆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為己業令拘籍之又

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真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

察之時省臣言官地所以人多蔽區由盜耕罪輕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告者有賞十九年帝謂宰臣

曰亡遼時所撥與本朝地畝民或指射為無主地租地及新開荒為己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

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

為官地百姓所執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二十年

以行幸道隘詔沿路頓舍側近官地勿租與民耕種又詔山東路撥地一百四十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

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灤多為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

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二十一年帝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盡令

漢人時種取租已禁買奴婢委閹實戶數計口給地必令自耕力不足者方許佃於人時言者謂豪強之家多占

奪田者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因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均賜貧民又以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真屯田人戶餘地還民又

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曰此雖民地然無明據括為官地亦無不可黃河已移故道梁山灤水退民嘗恣意

種之後遣使安置屯田民懼征租逃者甚衆因免征赦罪別以官地給之二十二年省臣張仲愈等謂民初無得地之由撫定後未嘗輸稅妄通爲己業者刷之上謂太刻但令明安穆昆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二十三年奏明安穆昆戶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墾田二千六頃八十三頃七十六畝牛具三百四德呼勒唐古二部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七隨處官豪之家多侵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二十九九年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今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訴恐滋姦弊況續告漏遺地敕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卻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又從言官請招他路流民量給閒田耕河南曠地願作官地者免稅八年願爲己業者免稅三年並不許貿易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以明安穆昆戶不務栽植桑果令每十畝中栽一畝仍下各路栽之三年議行區種法四年敕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祿奏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泰和四年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是年定制軍人所撥地止十里內自種種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時六路括地其間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

賦虛抱物力者應命於稅內每歲續核之八年戶部尚書高汝礪以舊制人戶請佃荒地者納租之時多巧避匿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識請自今請佃者可免三年作已業者免一年以鄰首保識爲長制宣宗貞祐三年宰臣以既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請以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爲民佃者處之劉元規曰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爲此舉民之瑩墓并竈悉爲軍有若復行之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遂罷之時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南來保守軍糧無出衆議益賦或與軍田二者不知所擇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如山東攬地時腴地盡入勢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爲便從之其後軍戶日給不足應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汝礪既總括荒田旋又奏頃畝之數甚少軍戶復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取租數百里外請罷給但半給種半實直焉四年省院又議軍戶願佃者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亦未能遽減其種遲以歲月俟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後乃定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牛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興定三年尚書右丞侯摯言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合上中下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伊喇布言軍戶自徙於河南尚未給田移徙不常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他所宰臣議先撥授之爲永業俟有獲卽罷其家種從之五年京南行三司舒穆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四十萬口歲費種一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饑民流離猝難復業不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令省臣議更不能行

欽定續通典卷三

食貨

田制下元明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井田之法六尺爲步步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井百爲成成方十里成百爲同同方百里同百爲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二十萬畝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只率一石五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饑寡孤獨無告者須先振惠焉上下相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錫之地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歎之聲未絕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尙恐驟然騷動宜限田以漸復之望陛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爲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以下俱以

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平民獲恆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興復矣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嚕噶齊一十六頃總管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嚕噶齊一十四頃總管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嚕噶齊一十頃知府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嚕噶齊一十頃州尹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嚕噶齊八頃知州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嚕噶齊六頃知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嚕噶齊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嚕噶齊三頃錄事同錄判二頃縣達嚕噶齊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歷四頃又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七年立司農司頒農桑之制十四條其最善者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檄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誠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早曠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首

藉以防饑年凡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設法除蝗十二年江陵行省廉希憲以宋引水扞敵是以城闔之外濟水彌望因引還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隨力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沃壤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嚙嚙齊八頃總管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達嚙嚙齊七頃總管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嚙嚙齊六頃知府同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嚙嚙齊五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嚙嚙齊四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嚙嚙齊三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達嚙嚙齊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丞下縣達嚙嚙齊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錄事司達嚙嚙齊一頃五十畝錄事同錄判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勾各一頃成宗大德二年凡在官之地許民佃種輸租七年浙省平章政事徹爾以松江填淤民不可稻因導水入海民得良田若干萬頃武宗至大二年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秋耕者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爲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闔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尙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

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然期限猝迫富民黠吏並緣爲奸以無爲有虛具於籍者往往有之明年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按河南省總計官民

萬七百六十九頃江西省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江浙省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英宗至治三年張珪上疏曰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

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

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賦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驛傳徵求餽廩折辱州縣償補逋

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僧格勒及普安三寺之

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領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時

不能從文宗天歷中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已業者一年自首佃及諸佃黃河退灘地者

不在免例順帝至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四年六月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時

托克托松江田故也十三年正月命烏蘭哈達烏克遜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司農分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

順州東至還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司農分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召募農夫諸

費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其用三月以各衙門在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地土並付司農分司播種四月以禮部

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司農分司又詔取勘徐州汝寧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

司農分司耕牛又立玉田屯署十四年二月詔河南淮南兩省並立義兵萬戶府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

廢寺田歸之十六年三月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爲權豪所占今後除規運總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令大司

農召募耕墾歲收租課以資國用從之十九年三月置大都督兵農司仍置分司十道專督屯糧以博囉特穆爾

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其擾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

馬草場城墻首藉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

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餘為民田太祖卽位遣使覈浙西田畝又以中原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

處田土兵燹之後他人開墾成熟者聽為己業業主已還有司於附近莊田撥補又令附近荒田驗丁撥補設司農司開置河南臨濠

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不得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荒地二畝免租三年每年中書省

奏天下墾田數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租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絲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民有犯

法應籍沒者田土令拘入官洪武三年徙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無業者田臨濠給資糧牛種復三年五年

詔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為限十年賜百官公田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

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二十年命國子生武瀆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

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其

而魚鱗圖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實為黃冊二十一年徙澤潞

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二十四年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問何處惟犁到熟田方許為主但是荒

田俱係在官之數若有餘力聽其再開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則例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己有又令山東

概管農民務見丁著役限定田畝著令耕種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論如律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

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邐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仍元里社



之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

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時又令開墾荒蕪官田俱照民田起科二十八年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田

毋徵稅按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海下斥鹵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畝尺籍悉徵

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淆亂與黃冊不符成祖永樂元年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英宗正統三年詔各處凡有入額納糧田地不堪

耕種另自開墾補數者有司勘實不許重復起科五年令北直隸府州縣將富豪軍民人等包耕田地除原納糧

田地外其餘均撥貧民及衝場田地人戶耕照例起科其貧民典當田宅年久無錢取贖及富豪軍民占種逃民

田地待復業之日照舊斷還原主十三年令各處寺觀僧道除洪武年間置買田土其有續置者悉令各州縣有

司查照散還於民若廢弛寺觀遺下田莊令各該府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及丁多田少之民每戶男子二

十畝三丁以下者三十畝若係官田照依減輕則例每畝改科正糧一斗俱為官田如有戶絕仍撥給貧民不許

私自典賣景泰帝二年令各處寺觀量存六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英宗天順二年敕皇親公侯伯

文武大臣不許強占官民田地事發坐以重罪八年時憲宗已即位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曹吉祥抄沒田一處

撥為宮中莊田皇莊之田由此始憲宗成化五年彭韶疏言奉命會勘真定府土地按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

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

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奉旨百姓供

給煩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額入田地照舊徵科新開荒地不問多少永不起科有力者聽其自種宣德

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

強等縣新開地土向不起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指揮同知周或等又奏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礮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遇而高處全無水潦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鹹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班差役以致丁丁皆授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厚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伏望特憫其祖宗開墾艱難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之樂六年從原傑奏凡軍民有告許不起科者不聽又題准各王府及功臣之家賜田土佃戶照原定則例將該納子粒每畝徵銀三分送赴本管州縣上納令各該人員關領不得自行收受二十一年令遼東地方軍人有開墾拋荒地不係屯田分上中下三等起科孝宗弘治二年令順天等六府入官田地俱撥與附近無田小民耕種起科每名不過三十畝三年禁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實在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三萬八千五十

八頃內官田五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六頃民田三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頃武宗正德十六年差夏言樊繼祖張希尹等往順天等府查勘各項莊田地土共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又外係先年侵占民者共二萬二百二十

九頃各給主遂罷皇莊及官莊等而宦戚輩復中撓之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又定凡公莊田世遠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勅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初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聽校舍兼井增入

百八十頃分爲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井者還民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神宗資予過修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皇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牛王府

官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時復更定勸成莊田世次遞減是年覈馬房地志頃畝設立確開挑濠聖皇部照驗世宗法祖舊制稍寬其後應議減者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

嘉靖初因給事中底蘊奏正德以來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勢要奏建皇莊命刑部尙書林俊查勘俊疏言竊查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

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爲厲之階實起於姦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究其流弊

則壞於勢家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

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差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猾少姦徒盤據窟穴是

以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於先朝而極畿輔軍民剝膚摧髓之害莫有甚於

此者也茲者伏荷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俞允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

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厲階禍本一旦剷除中外人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

節行撫按衙門去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本處巡按御史而於巡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爲

鉗擊豪強則於巡按之體爲切至於檢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爲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

省

省

府雖云近在畿甸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皇莊並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祇因一二處奏辨告爭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尙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請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令卽奉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頭親詣各處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等弊開具略節聽候臣等領敕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密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姦猾刁徒乘機誣詐或貪官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疏上敕順天等八府畿內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姦猾無稽之徒妄以軍民田地指作空閒投獻奏改皇莊以致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等會同撫按親詣覈勘給主召佃凡有益國家有利軍民者悉聽會同議處施行俊又疏曰伏讀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場各皇莊凡正德中額外增置者內城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又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爲應詔查處皇莊事奉旨該部查覆本部依議轉行查勘旣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臣等益加駭愕竊惟太祖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太宗建都北平恪守成憲列聖相承益隆無替正德以來無籍之徒輒取畿內逋田投獻近倖奏爲皇莊况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卽係設謀投獻之人橫征巧取莫敢誰何而皇親駙馬功臣等莊田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往往有之幸賴陛下聖明入繼大統卽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甚盛心矣旬日之間乃復許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惟新之初有此厲民之漸

伏望陛下垂念畿輔根本收回成命又查勘事宜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奉旨姦猾之徒侵奪民田朕在藩邸已知其弊便寫敕遣官查勘給主管莊人員盡數撤回務使積弊盡革欽此臣等遵敕請以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撫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官親詣各處召集地隣里老等嚴加查勘旋據順天等府經歷司以委官治中王槐等所查勘各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土地各頃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給領狀造冊呈繳臣等覆勘訖竊臣等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明恩俯詢民瘼凡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凡屬姦民投獻勢要侵占者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旨施行所據查勘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千八畝閭閻歡忻鼓舞歌頌但臣等區區尙有進於是者臣聞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困洪惟我太祖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收種俱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任民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聖祖山東河南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驟雨卽成淪沒不必淫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虞祖宗有見於此曲爲體恤是以北人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不致坐窳衣食夫何近年權倖親暱之臣妄聽姦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剝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

奪據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飢寒流轉靡所底止以致強者起爲盜賊弱者轉死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力轉擲良民或墮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感民命竭民膏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臣等伏查各宮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當時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漢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陰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驕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

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並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以來權姦用事於是  
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不能盡  
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駕控橋梁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  
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芡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  
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括剋獲利不資輸官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  
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丁壯逃竄戶口消耗里分減併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  
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感盜賊蠭起姦雄藉口不  
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幸遇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潛邸已知其弊卽位之初首下明  
詔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採廷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人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  
衽席矣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爲各宮  
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以備宮中蠶事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陛下一切弛以  
利民或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宮闈如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令  
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用則光明正大何必虛受莊田之名而貽小民之害哉至於皇  
親功臣欽賞莊田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  
武二十五年皆給祿米賜田還官竊惟洪武初年天下甫定干戈之後土地有餘彼時受封者又皆佐命元臣比  
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萬萬不同然而給祿之後原賜土田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國家之本夫古之有

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且過制矣然功臣之中勛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近年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害民奪業甚失人心今臣等仰遵敕旨退給伏望陛下敕部自功臣家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臣等又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荒蕪敷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敕部一以新冊爲定移出所給執照以便徵收其山東河南奉例開墾之地亦有姦猾之徒投獻王府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類請敕下凡皇莊及各皇親莊田處分既訖一併出榜頒示天下其有違例投獻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則法重而民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矣六年令各處板荒積荒拋荒地不拘本府別府軍民匠竈儘力耕墾給與由帖永遠管業七年題准今後應賞地土隨品級定制凡遠遺莊田別其世之親疎量爲裁革至於戚畹開墾置買不行報官納糧者照功臣律例一體追斷八年霍韜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卽委棄於寇賊矣司國計者可不究心是時桂萼郭宏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田畝而顧鼎臣請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諸州縣爲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爲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又令各撫按官查有荒廢寺觀無僧行住持及遺下田產無人管業者照彼中時價召人承買改名入冊辦納糧差又令陝西拋荒田土最多州縣分爲三等第一等召募墾種量免稅三年第二等許諸人承種三年之後方納輕糧每石照例減納五斗第三等召民自種不徵稅糧拋荒不及三分有附近及本里本甲本戶人丁堪以均派帶種者勸諭自相資借牛種及貧無力者



官爲借給責令開墾不必勘報又令西安等府田土果係拋荒無人承種者卽召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不徵稅糧若有水崩沙壓不堪耕種者卽與除豁九年查順天六府所屬通州大興等六十七州縣勦戚內臣寺觀莊田共四百一十九處計地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五頃四畝十一年令薊州永平沿邊關營拋荒山場地畝係有糧原爲民業者附近軍餘承佃任納民糧其冊籍不載并原係附近官山官地撥給附近正軍耕種量收輕稅作爲屯田餘地其建昌等營裁革鎮守守備內臣遺下田土房屋係占奪者給還原主當辦糧差係官山官地分給貧軍耕種量收稅價以充各邊費勞修理公用十三年題准各處但有拋荒堪種之地聽招流移小民或附近軍民耕種照例免稅三年官給牛具種子不許科擾如地主見其開種成熟復業爭種者許赴官告明量撥三分之一給主二分仍聽開荒之人承種各照畝納糧十年之上方行均分敢有情強奪占者官司問罪又裁汰陝西鎮守太監其養廉地一百五十四頃令原佃軍民承種附入實徵冊十四年以通州曬米廠地四頃召佃爲修理公廨之用十五年以陝西中護衛外地九頃拋荒田二十五頃召佃以備軍儲二十一年以總兵官東紅花等莊田三頃革任太監所遺荒田二頃副總兵遊擊將軍各一頃皆軍餘開墾屯田聽軍人佃種至各邊將官能於邊外自墾地者任其開墾耕種不在此例二十二年令陝西查勘朝邑縣地方強開以西黃河退灘堪以耕種地二百九十一頃八十三畝令居民照舊耕種收入實徵冊自本年爲始每畝起科三升二十四年詔流民復業與牛種開墾閒田者給復十年二十九年令凡公主國公下莊田世遠者以十分爲率內儘一處撥給三分其餘七分盡數追出還官徵銀解部以補官莊備邊之需若爵級已革除補足宮莊額數外餘贖地畝照例徵銀解部濟邊或量留五分給與的親承繼人員管業以備護墳香火之用其餘五分還官寺觀太監下自買營造邱隴奏免糧差地不

及三頃者容令照舊若至三頃之外量免其養馬均徭差役每畝督辦納子粒解部穆宗隆慶元年御史董堯封奏查出蘇松常鎮四府投詭田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畝花分田三百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六十畝因條上便宜事一議丈量二定糧冊三均糧役四明優免五均平徭役六裁供億七申法守八嚴責成戶部覆丈量均賦私兌恐煩擾難行優免雖有定例但吳中起科甚重若止論糧石均爲不均宜視田畝之數爲差其餘悉如議報可二年題准以後奏請莊田乞欽定數目撥給其年遠勦賦行屯田御史自封爵之日爲始傳派五世親服已盡者止留莊田百頃或支派已絕並爵級已革盡數追奪還官又題准元勦後裔傳派五世者原議百頃之外今再留一百頃如係勦戚相半者再留五十頃神宗萬曆二年召人墾種甘州荒地俟六年量徵四年詔鳳陽淮安力舉營田六年張居正以田賦失額小戶多存虛糧致里甲賠累從言官疏詔令二直隸十三布政司府州縣通行丈量限三年之內竣事居正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尙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掙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接溢額田增賦時詔江北諸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三年後起科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七年覈兩畿山東陝西勦戚田十一年議陝西延寧二鎮丈出荒田不在屯田舊額內者俱聽軍民隨便領種永不起科各邊但有屯餘荒地可墾者視此十九年詔定戚臣莊田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沈一貫奏山東一省六府地廣民稀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核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耕之民如江西福建浙江山西及徽寧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爲之正疆定界置署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其新籍之民

則爲之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淳朴之性興禮讓以厚親睦之俗以錢穀爲市使姦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私充吏役納粟授官以榮進之母籍爲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於新附而無侵損於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爲之淘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其間則商賈紛來魚鹽四出而其利益廣不數年可稱天府詔可二十八年詔查僧道廢絕山田南直隸寺院俱優免

詔謂畿輔重地焚修香火概免清查

欽定續通典卷四

食貨

水利田唐 宋 遼 金 元 明

唐代宗大曆五年朗州刺史韋夏卿治澧陂溉田千餘頃十二年昇州句容令王昕因絳巖湖周五百里爲塘立二斗門以節旱暵開田萬頃十三年敕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田德宗貞元二年明州刺史任侗修鄞縣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又漢州刺史盧士程於雒縣立隄堰溉田四百頃憲宗元和三年福州長樂令李茸於蒼海隄築立十斗門以禦潮旱則瀦水雨則洩水遂成良田又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築隄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穆宗長慶初朗州刺史溫造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號右史渠後遷節度河陽復懷州古秦渠枋口樞以溉田濟源溫河內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宋太祖開寶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太宗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本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灤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舊防由是灌漑之利絕少於古鄭渠難爲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互山足墮廢已久其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

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隄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隕圯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卽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廢壞已久其後止造木堰梢樁出於緣渠之民水潦時漂流散失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自今漑田旣畢命水工拆堰木置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真宗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視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尙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旣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大中祥符七年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爲渠令民導以漑田詔嘉獎之天禧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賈之導海州石閘堰水入漣水軍漑民田亦賜詔嘉獎神宗卽位志在富國故以勸農爲先仁宗景祐初遣尙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洛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神宗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沒瀕江圩埠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宣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漑田六千餘頃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繞山渡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是後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原無陂塘圩埠隄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泉而爲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爲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可以

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爲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汗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埠隄防之類以障水滂或疏導溝洫畝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辨州爲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爲支渠及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四年前知襄州光祿卿史炤言開修古澶河一百六十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懇開荒梗毋增稅五年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迹可用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畝澮易治書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其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倉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爲土洞以木爲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三大抵迂闊少效六年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漕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坳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水碓碾坊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朦修永興軍白渠七年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隄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土參軍又詔司農寺具所興農田水利次第八年發京東常

平米募饑民修水利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礮山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深  
州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漚沱胡盧兩河又引永靜軍雙陸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餘頃  
河北安撫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爲水田皆從之又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  
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口因新舊二隄之間開築水塘用碎甃作虛隄五步以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  
之又江甯府上元縣主簿韓安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  
六百餘頃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覈實九年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  
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  
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爲  
沃壤前畢功續成水利圖經二卷今已十餘年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  
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司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爲利極大尙慮河東猶有荒廢之田  
可引大河淤溉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又前權  
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元豐元年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  
官司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又詔闢廢田興水利建立隄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  
常平倉穀哲宗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  
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按臨安西湖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

國始置掠湖兵士奪一開濬至則舉城之人復飲鹹水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瀕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  
宋隋廢不治水涸草生成葑田

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穀米所獲不貲請募民開治禁自今不得侵占種植及鬻野爲界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後湖既開因積葑草爲隄相去數里橫跨南北兩山夾道植柳林榜曰蘇公隄行人便之因爲軾立祠隄上高宗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後廢湖爲田自是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爲湖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詔逐路轉運使相度聞奏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己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濬知江陰軍蔣及祖亦言濬治本軍五郅溝以洩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孝宗乾道七年修興元府山河堰委御前諸軍統制吳珙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是時詔漕臣王炎開浙西勢家新圍田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旋築塍畦圍裏耕種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淳熙八年襄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水渠在中廬縣界擁瀉水東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守王寵嘗鑿之以引蠻水謂之木里溝可溉田六千餘頃歲久堙沒乞行修治寧宗慶元二年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修作鄧城永豐堰爲農田灌溉之利是時戶部尙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漫瀆悉爲田溝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反不嚴禁之後將益甚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凡官民圍裏者盡開之又令知縣並以點檢圍田事入銜遼太宗會同初詔以烏爾古之地水草豐美命諤爾昆錫林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



金章宗明昌五年言事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郡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四十餘畝詔命行之其時傅慎微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盧庸爲定平令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六年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穆昆所管屯田能創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足其租稅止從陸田承安二年敕放白蓮潭東牖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命勿毀高粱河開從民灌溉泰和三年遣官行視中都田禾水澤分數八年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使因勸農之便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宣宗貞祐三年諭尙書省歲旱議弛諸處碾磑以其水溉民田又禁隨朝職官奪民碾磑以自營利四年言事者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湖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種麥則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興定五年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三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徧諭諸道其冬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敕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給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有詣京東西南二路開

水田

元太宗十二年梁秦奏請修成渠堰比之旱地其收數倍所得糧米可以供軍遂令秦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郭

時中副之置河渠司於雲陽縣世宗中統元年懷孟路旱總管譚澄令民鑿塘造渠引沁水以溉田教之種植地無遺利二年王允中等奉詔開沁河渠計六百七十七里經濟源河內河陽溫武涉五縣渠成甚益於民名曰廣濟溉田四百六十餘所三年左丞張守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帝召見守敬陳水利言順德豐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耕種又磁相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虜引水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雞澤合入豐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又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又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於河其間亦有可灌田二千餘頃乃授守敬提舉諸路河渠時王允中亦請開邢洛等處漳滏豐河達泉以溉民田遂皆從之至元二年郭守敬以河渠副使從張文謙行省西夏視古渠之在中興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自兵興後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牯堰皆復其舊灌田九萬餘頃七年二月立司農司專管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九年詔諸路開濬水利又敕巴圖軍於哈哩納之地開渠耕田是時帝加意農田十餘年中屢興水利於是導任河復民田三千餘頃導肥河入於鄴淤陂盡爲良田又發肅州等處軍民鑿渠溉田浚奇味以溉衰諾爾黃土山民田又開安山渠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其時能興水利之臣西夏行省郎中董文用疏唐來漢延長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平陽路總管鄭鼎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荆南行省廉希憲決江陵城外蓄水得良田數萬畝長葛令趙志以地卑濕使爲水田早則決漢水灌之清苑令耶律伯堅毀勢家水磴以溉民田事聞省部著爲定制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以昆明池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役丁夫二千人治之

洩其水得良田萬餘頃衛輝守王昌齡因清水出輝縣入衛河創浚溝漑田數百餘頃三十一年即成宗元年平

章特爾格奏太湖澱山湖世祖時嘗役民夫二十萬疏掘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致沙漲乞即以澱山湖田糧二萬

石就募民夫四千調軍夫四千依舊宋例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修治河渠圍田從之成宗大德二年立浙西都

水庸田司專水利置浙西平江湖渠閘堰凡七十八所武宗至大初江浙行省言去歲水旱為災百姓艱食農

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陂塘圍岸高渠宜依法修治遇旱則車水灌救遇潦則洩水通流修浚之際田主出

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無力修治者官為借貸收成日如數還官其拋荒積水田租額無人承佃者勸諭富戶自

備工本修築塍圍聽令佃種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三年後依民田輸稅其圍岸體式以水為平田與水

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為第二等圍岸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為第三等圍

岸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為第四等圍岸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五寸田高四尺

者為第五等止添備水圍岸高三尺底闊六尺時哈喇哈斯行省和林浚古渠漑田數千頃三年陝西行臺御史

王承德言涇陽洪口展修石渠為萬世之利由是會集奉元路三原涇陽臨潼高陵諸縣洎涇陽渭南櫟陽諸屯

官及耆老議如準所言展修石渠八十五步計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廣一丈五尺計用石十二萬七千五百尺

官給糧食用具丁夫就役使水之家願匠備直使水戶均出陝西省議計所用錢糧不及二年之費可謂一勞永

逸委屯田府達噲噶齊珠拉齊督工二百四十二日畢工英宗至治元年陝西屯田府言洪口渠自秦漢至唐宋

年例八月差使水戶自涇陽縣西仲山下截河作洪堰改涇水入白渠下至涇陽縣北白公斗分為三限北限入  
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南限入涇陽澆灌官民田約七萬餘畝三年省臣奏委官體究吳江松江還言宜開  
浚者常熟七處上海十四處其通海大江舊有河港聯絡官民田土藉以灌溉者亦須疏通以利耕種至泰定元

年乃浚滌之並立牓以節水勢三年立都水庸田使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文宗天曆二年因屯田總管兼管河渠司事郭嘉議言奉元洪口渠應令涇陽近限水利戶添差修築三年懷孟路同知阿哈瑪特言天久亢旱夏麥枯槁秋穀種不入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舟水澆漑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亦可漑田中統間嘗開廣濟渠設官提調遇旱則官爲斟酌驗工多寡分水灌濟源河內河陽温武陟五縣民田三千餘頃後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礮磨壅遏水勢又經霖雨害渠河渠司尋亦革罷今五十餘年舊蹟可考若將舊渠開濬禁安礮礮設立牓堰旱則啟牓澆田澇則閉牓退水公私俱利從之順帝至正十二年立都水庸田使司於汴梁掌種植稻田事十三年右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召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須海運而京師足食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左丞烏克遜良棟右丞烏蘭哈達兼大司農卿托克托領大司農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瀋順州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引水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以武衛所管鹽臺屯田荒閑之地及各衙門係官田地宗仁衛屯田禮部所轄掌薪司地土並付分司農司播種又取勘徐州汝甯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分司農司耕牛中書省又議於江浙淮東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教民播種從之是歲大稔十五年詔凡有水田處設大司農司招集人夫有警乘機進討無事栽植耕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四處二十年陝西行省左丞相特哩特穆爾道都事楊欽修治涇渠凡漑農田四萬五千餘頃

明太祖立國之初以元帥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喪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管水利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其分巡各處務在蓄洩得宜毋負付任之意遂詔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條上

者卽陳奏洪武元年修和州銅城堰周迴二百餘里四年興修安靈渠爲陟渠者三十六其渠水發海陽山秦時鑿溉田萬頃馬援葺之後圯至是始復八年命耿炳文濬涇陽洪渠堰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田二百餘里九年修彭州都江堰十七年決荊州嶽尙壩以溉民田二十四年濬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田數萬頃二十七年特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及人材徧詣天下督修水利至明年冬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三十一年洪渠堰圯命耿炳文修治之復濬渠十萬三十餘丈成祖永樂元年命夏原吉治蘇松嘉興水患濬華亭上海運鹽河金山衛閘及漕涇分水港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大湖縣互五百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涇塞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表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陸灑沙遊泥難以施工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入海常熟白茆港徑入海皆廣川急流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濬旁有范家瀆至南倉浦口徑達海宜濬深闊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宜修圩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開濬原吉晝夜徒步以身先之明年九月畢功農田大利二年復興安分水塘興安有江源出海陽山江中橫築石埭上疊石如鱗以防衝溢自嚴震直撒石增埭水迫無所洩衝塘岸盡趨北渠南渠淺澀民失利至是修復如舊又諭工部安徽蘇松浙江江西湖廣凡湖泊卑下圩岸傾頽亟督有司治之夏原吉復奉命治水蘇松盡通舊河港又濬蘇州千

墩等處二萬九千餘丈松江大黃浦等處萬二千丈以通太湖下流五年又築高要銀岡金山等潰隄溉田五百餘頃九年濬灘縣千丹河定襄故渠六十三里引滹沱河水灌田六百餘頃又麗水縣民言縣有通濟渠截松陽遂昌諸溪水入焉上中下三源流四十八派溉田二千餘頃上源民洩水自利下源流絕沙壅渠塞請修隄堰如舊部議從之十三年吳江縣丞李昇言蘇松水患太湖爲急宜洩其下流若常熟白茆諸港崑山千墩等河長洲十八都港泖吳縣無錫近湖河道皆宜循其故迹濬而深之仍修蔡涇等閘候潮來往以時啟閉則泛溢可免而民獲耕種之利從之十七年蕭山民言境內河渠四十五里溉田萬頃比年淤塞乞疏濬仍置閘錢清小江壩東庶旱澇無憂山東新城民言縣東鄭黃溝源出淄川下流壅阻淫潦妨農陳家莊南有乾河上與溝接下通烏江乞濬治並從之二十一年修嘉定抵松江潮圯圩岸五千餘丈又文水縣民言文谷山常稔渠分引文谷河流袤三十餘里灌田今河潰洩水應請修葺從之宣宗宣德二年浙江歸安知縣華嵩言涇陽洪渠堰溉五縣田八千四百餘頃洪武時長興侯耿炳文前後修濬未久堰壞永樂間老人徐齡言於朝遣官修築會營造不果乞專命大臣起軍夫協修從之三年臨海民言胡嶠諸閘瀦水灌田近年閘壞而金鼈大浦湖涑舉嶼等河遂皆壅阻乞爲開築帝曰水利急務使民自訴於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命工部卽敕郡縣秋收起工仍詔天下凡水利宜興者有司卽舉行毋緩視時巡按江西御史許勝言南昌瑞河兩岸低窪多良田洪武間修築水不爲患比年水溢岸圯二十餘處豐城安沙繩灣圩岸三千六百餘丈永樂間水衝改修三十餘丈近者久雨江漲隄壞乞敕有司募夫修理中書舍人陸伯倫言常熟七浦塘東西百里灌常熟崑山田歲租二十餘萬石乞聽民自濬之皆詔可四年濬江民言蚌湖陽湖皆臨襄河水漲岸決害荊州三衛荆門江陵諸州縣官民屯田無算乞令民築治從之

福清民言先賢里官民田百餘頃隄障海水隄壞已久田盡荒蕪永樂中命修治迄今未舉民不得耕帝責有司  
亟治而諭尙書吳中巖飭郡邑陂池隄堰及時修濬慢者治以罪六年巡撫侍郎周忱言深水永豐圩周圍八十  
餘里環以丹陽石曰諸湖舊築堰壩通陟石門塔農甚利之今頽敗請葺治教諭唐敏言常熟耿涇塘南接梅里  
通昆承湖北達大江洪武中濬以漑田今壅阻請疏導並從之七年修眉州新津通濟堰堰水出彭山分十六渠  
漑田二萬五千餘畝英宗正統三年疏泰興順德鄉三渠引湖漑田寧夏巡撫都御史金濂言鎮有五渠資以行  
漑今明沙州七星灘伯石灰三渠久塞請用夫四萬疏濬漑蕪田千三百餘頃從之五年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  
築圩岸疏浚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者滿以憑黜陟九年浚無錫谷里諸河東南接蘇州苑山湖塘北通  
揚子江西接新興河引水灌田又開海陽縣隆津等溝引長溪水漑田十三年以雲南鄧州民田與大理屯田  
接壤湖畔積水壅沙禾苗拚沒命州衛軍民疏治十四年浚和州姥鎮河張家溝并建閘以漑降福等七十餘圩  
及南京諸衛屯田時范衷知壽昌縣闢荒田二千六百餘畝興水利三百四十六區景泰四年雲南總兵官  
沐璘言城東有水南流源發邵甸會九十九泉爲一抵松花壩分爲二支一繞金馬山麓入滇池一從黑窯村流  
至雲澤橋亦入滇池舊於下流築堰漑軍民田數十萬頃霖潦無所洩請令受利之家自造石閘啟閉以時報可  
五年疏靈寶黎園莊渠通鴻瀘澗漑田萬頃七年尙書孫貞言杭州西湖爲勢豪侵佔湖水淺狹開石毀壞今  
民田無灌漑資乞敕有司興濬築禁侵占以便軍民從之英宗天順二年修彭縣萬工堰灌田千餘頃五年僉事  
李觀言涇水出涇陽仲山谷道高陵至櫟陽入渭表二百餘里漢開渠漑田宋元俱設官主之今雖有瓠口鄭白  
一渠而隄堰摧決溝洫壅滯民弗蒙利乃命有司濬之都御史項忠又言瓠口鄭白一渠宣德間遣官修鑿畝收

三四石無何復塞渠旁之田遇旱爲赤地昨請於涇水上源龍潭左側疏濬訖舊渠口尋以詔例停止今宜畢其役邳州知州孟琳言榆行諸社并臨沂河久兩岸崩二十八處低田盡淹乞興修築並從之憲宗成化十年廷臣會議江浦北城圩古溝北通滁河浦子口城東黑水泉古溝南入大江二溝相望岡壘中截宜鑿通成河旱引澗洩從之十二年巡按御史許進言河西十五衛東起莊浪西抵肅州歸互幾二千里所資水利多奪於勢豪宜設官專理詔屯田僉事兼之十八年濬雲南東西二溝自松華壩黑龍潭抵西南柳壩南村灌田數萬頃二十年修嘉興等六府海田隄岸特遣京堂官往督之時張瑄爲廣東布政使修陂塘圩岸四千六百雍泰知吳縣太湖漲沒田千頃作隄爲民利稱雍公隄孝宗弘治七年濬南京天潮二河備軍衛屯田水利特命侍郎徐賢與都御史何鑑經理浙西水利巡撫都御史王珣請於靈州金積河口開渠灌田給軍民佃種從之武宗正德十五年御史成英言應天等衛屯田在江北滁和六合者地勢低屢爲水敗從金城港抵濁河達烏江三十餘里因舊迹濬之則水勢洩而屯田利詔可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呂光洵按吳奏蘇松水利五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開吳淞江等處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等處之水以注於江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使流者皆有所歸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計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凡隴岡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一曰修圩岸以固橫流向來民間足食有餘力治圩岸田益完美近皆空乏無暇修繕故田圩漸壞歲多水災合敕所在官司專治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一曰復板閘以防淤塞一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一曰重委任以責成功詔悉如所議二十六年給事中陳斐請仿江水



田法開江北溝洫以祛水患益歲收報可三十八年總督尚書楊博請開宣大荒田水利從之是時有司能以水利益民者廉州府知府張岳督民墾棄地教以桔槔運水紹興知府湯紹恩因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匯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良田盡爲巨浸乃遂建閘三十有八築石隄四百餘丈刻水則石閘以時啟閉自是數百里無水患徐九思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爲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則有所洩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永利龐嵩爲應天治中江甯縣葛仙承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爲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瞿晟知廣平府鑿長渠三百里引水爲四閘得田數十萬畝神宗萬曆十三年以尙寶司少卿徐貞明兼御史領墾田使貞明爲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工部覆議畿輔諸郡邑以上流十五河之水洩於貓兒一灣海口又極東隘故所在橫流必多開支河挑濬海口而後水勢可平疏濬可施然役大費繁而今以民勞財匱方務省事請罷其議乃已後貞明謫官著潞水客譚一書論水利當興者十四條時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方開水利於薊永有效於是給事中王敬民薦貞明特召還賜敕勘水利貞明乃先治京東州邑如密雲燕樂莊平峪水峪寺龍家務莊三河塘會莊順慶屯地薊州城北黃厓營城西白馬泉鎮國莊城東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別山鋪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遵化平安城夾運河而下沙河鋪西城南鐵廠湧珠湖以下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豐潤之南則大寨刺榆坨史家河大王莊東則榛子鎮西則鴉紅橋夾河五十餘里玉田青莊隲後湖莊三里屯及大泉小泉至於瀕海之地自水道沽關黑巖子墩至開平衛南宋家營東西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墾田三萬九千餘畝至真定將治滹沱近壤地御史王之棟言滹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財擾民帝是其言將罪諸建議者

申時行言墾田興利謂之害民議甚舛顧爲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民游惰好閑憚於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勞耕  
賦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成田歸於業戶隸於有司則已  
利盡失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不便者小而便者大惟在斟酌地勢體察人情沙灘不必盡開黍麥無煩  
改作應用耒役必官募之不拂人情不失地利乃謀國長策耳於是貞明得無罪而水田終罷三十年保定都御  
史汪應蛟言易水可溉金臺滹水可溉恆山滹水可溉中山滹水可溉襄國滹水可溉鄴下而瀛海當衆河下流  
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設壩建閘通渠築隄高者自灌下用車汲  
用南方水田法六郡之內得水田數萬頃畿民從此饒永無旱澇之患不幸濱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  
此國家無窮利也報可應蛟乃於天津葛沽何家圈雙溝白塘令防海軍丁屯種人授田四畝共種五千餘畝水  
稻二千畝收多因上言墾地七千頃歲可得穀二百餘萬石是時有司能興水利者陳邦瞻爲河南布政使開水  
田千頃陳幼學爲中牟令縣有大澤積水占膏腴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  
小清河民獲大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隄十三道障之眞定知府郭勉濬大鳴小鳴泉四十餘穴溉田千頃邢臺  
達活野狐二泉流爲牛尾河百泉流爲澧河建二十一閘二隄灌田五百餘頃熹宗天啟元年御史左光斗用應  
蛟策復天津屯田令通判盧觀象管理屯田水利明年巡按御史張慎言自枝河而西靜海興濟之間萬頃沃壤  
河之東尙有鹽水沽等處爲膏腴之田惜皆蕪廢今觀象開寇家口以南田三千餘畝溝洫蘆塘之法種植疏濬  
之方皆具而有法人何憚而不爲大抵開種之法有五一官種謂牛種器具耕作雇募皆出於官而官亦盡收其  
田之入也一佃種謂民願墾而無力其牛種器具仰給於官待納稼之時官十而取其四也一民種佃之有力者

自認開墾若干追闢荒既熟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十一而取是也一軍種卽今海防營軍種葛沽之田人耕四畝收二石緣有行月糧故收租重也一屯種祖宗衛軍有屯田或五十畝或百畝軍爲屯種者歲入十七於官卽以所入爲官軍歲支之用國法兵農之善制也四法已行惟屯種則今日兵與軍分而屯僅存其名當選各衛之屯餘墾津門之沃土如官種行之章下所司命太僕卿董應舉管天津至山海屯田規畫數年開田十八萬畝積穀無算莊烈帝崇禎二年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逶迤寬衍可疏渠以防旱澇山坡隙地便栽種宜令有司相地察源爲民興利從之

欽定續通典卷五

食貨

屯田上唐 五代 宋 遼 金

唐德宗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漑京兆尹巖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憲宗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糶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糶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以耒耜耕牛假重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耕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三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至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文宗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辭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始有和糶

周太祖廣順三年勅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自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

州縣不能請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閣門使知青州張凝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遂敕罷之

宋太宗端拱二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葺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唯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效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又度支判官陳堯叟等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真宗咸平中大理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助於公利而汝州舊有路南務內園兵人種稻至是命京朝官專掌募民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園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灌漑歲收二萬三千石又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隄堰仍集鄰州兵每務一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

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支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倘更令達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旣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壅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知保州趙彬奏決鷄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治都監王昭遜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罷襄州營田下務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州赭陽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調夫耘耨景德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田屯田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繼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其兵之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一營田官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置邊屯田迄不能成神宗熙寧三年著作佐郎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紀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可得三十萬斛因知秦州李師中等奏韶妄指實無其地降韶官其後韓縝知秦州乃言實有古渭砦地空地四千餘頃遂復韶故官從其所請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廩

軍時陝西多曠土未耕屯戍不可撒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嵩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略安撫使郭遠言懷靈砦所得地百里以務弓箭手無閒田嵩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爲八指揮詔遷嵩官賜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七年以熙河多良田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以集事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做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錯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習水土頗致煩擾至是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點厯軍耕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爲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佃租課許就近於本城砦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元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隸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爲一司隸涇原

制置司提舉熙河營田康誠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疆界選知田廩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畝爲一營四保若見缺農作廩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擇廩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裹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若其費亦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於今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剋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之州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靈州之神木其通保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吾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人馬之費所收禾粟蕎麥不償所費因詔止惠卿其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廩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使言諸路募發廩軍皆不嫻耕作遂各遣還其州高宗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荆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三年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倣古屯田凡軍士相險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斂復給糧依助田法餘並入官凡民水田畝賦稅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



年無欠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寔衆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之營田事府縣兼之延臣因規奏推廣謂一夫受田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闕耕牛者今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受田五人爲甲別給疏地五畝爲廬舍場圃兵屯以大使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下諸鎮推行之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如陝西弓箭手法世宗言沿江荒地大半有主難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爲永業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張俊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佃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爲蔬圃貸錢七十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師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杲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俊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一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二十二年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湖兩年屯收襄漢糧餉浩瀚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水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湖北京西轉運使措置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從之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費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闕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

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百里徵呼以來或民雙丁而役其強壯老  
稚無食一方驟然罷之誠是也然是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水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  
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給食則老弱饑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就耕荆襄之田非  
唯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  
詔除戶耕者依舊餘令虞仲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  
若多買牛犂縱種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多則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  
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四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  
城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爲擾百端又數百里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  
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爲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  
統司及武峯軍三處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  
府駐劄副都統制郭杲言棗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有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  
無事正宜修舉爲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  
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光宗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煒以剩田募民充萬弩手分耕寧宗嘉定三年國子監  
司業劉燾接伴金使於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利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  
食足兵之計淮東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誠能  
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

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使安西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爲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從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概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使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爲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十五年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司監條畫營田來上十七年復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營屯田理宗端平元年命王旻守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陽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唐鄧屯田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知大監監邵潛言昔鄭剛中營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孟洪爲宣撫四川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遂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八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又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若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則以所收十之三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原業淳祐十二年詔襄樊已復措置屯田修渠堰寶祐三年詔撥封樁庫十八界會十萬銀二千兩付李夢康措置襄陽屯田又詔沿邊耕屯課人登羨管屯田官推賞荆襄兩淮及山砦如之度宗咸淳元年詔曰淮蜀荆襄之民所種屯田旣困重額又困苛取

流離之際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目前舊欠並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  
遼太宗會同五年詔以契丹分屯南邊聖宗統和十二年賜南京統軍司貧戶耕牛耶律昭言西北諸郡每當農  
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糶官之役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之室春夏振恤  
吏多雜以糠粃重以培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  
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  
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善地期以數年富強可望時皆以爲切論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  
官斛粟不可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賦稅興宗重熙十三年詔選南北府兵富者授山西路餘屯田於天德  
軍道宗大安初年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胸河側歲登上熟移  
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

金太祖收國元年敗遼軍於阿婁岡獲其耕具數千給賜諸軍天輔五年二月分諸路明安穆昆之民萬戶屯泰  
州賜耕牛五十其時伐遼取泰州徙遼降人居之命千戶穆昆宗雄按視泰州地戶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  
此可種植也由是徙萬家屯田泰州以博勒和爲都統太宗天會九年詔新徙戍邊戶乏耕牛者給以官牛別委  
官勸督田作其續遷戍戶在中路者姑止之卽其地種藝俟畢獲而行及來春農時至戍所熙宗天眷初年以旣  
取江南慮中原士民懷二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  
田使自播種春夏量給其衣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世宗  
大定三年以正隆兵興農桑失業明安穆昆屯田多不如法遣戶部侍郎魏子平等分道勸農二十一年以山東

路所括民田分給女真屯田人戶又時以黃河移故道梁山灤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民時帝意不欲明安穆昆人戶與民戶雜居凡山東兩路屯田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御史中丞張九思言屯田明安人戶爲盜徵償家貧輒賣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價與徵償相當卽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詔可二十二年以山東屯田戶鄰于邊鄙命聚之一處俾協力耕種章宗明昌元年勅當軍人所授田止令自種力不足者方許承佃亦止隨所產納租其有自願折錢輸納者從民所願不願承佃者毋強又勅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付明安穆昆屯田承安二年差戶部郎中李敬義往臨潢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於人違者苗付地止五年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冒佔主兵者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由屯田地寡不免饑寒故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士氣自倍朝議已定平章政事張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增猾吏之弊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勵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時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患矣書奏不報命樞機使宗浩禮部尙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等路括地給軍凡得地三十餘萬給軍順天軍節度使張行簡上言比者括官田給軍旣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灘者三之一若悉從之何地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尙

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按視覆同然後改撥若沙灘瘠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可泰和四年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內者自種之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五年二月帝又聞六路括地時其閒屯田軍戶多冒民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遺官分清追照案憑尙書省奏遣官徒滋訟言乃令虛抱稅石已輸送入官者於稅內續扣之宣宗貞祐三年以時方南遷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言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爲民田者則俟秋穫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大常丞舒穆魯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帝欲從宰臣議侍御史劉元規復上言帝乃罷之後因北方侵及河南盡起諸路軍戶南來共圖保守復議得軍糧之術或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參政高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捨田言及與人又復悔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從之又言河北軍戶徙居河南者幾萬口疑當作百萬口或係史之誤人日給粟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獨支三百萬疑當作二百萬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計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帝命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行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至十一月又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事命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多瘠惡不可耕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詢諸軍戶皆欲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

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望承風旨追呼究許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所在又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爲此舉將何堪之且軍戶黜遷行有邇期何爲以此病民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爲況無所利乎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焉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旣籍其數帝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言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遠來兼月支口糧不可據罷臣等竊謂軍戶願佃者卽當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準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時之院官言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復乏農器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銳得敵之計給之則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亦漸可以省官廩今奪於有力者卽以授之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者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戶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又言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募官賞必將抑配以擾民況民家之牛量地而蓄之比年以來農功甫畢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他人之田唯如前奏爲便詔再議之乃議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奏可省臣又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能屯田爲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逸以待勞之策詔從之興定二年帝諭樞密院曰中京商號諸州軍人願耕屯田比已括地授之聞徐宿軍獨不願受意謂予田必絕其廩給也朕肯爾耶其以朕意曉之因命諸軍徧授屯田邳州行省侯摯言東平以東屢經殘燬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乞募邊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其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

且戰且耕公私交利亦望被俘之民易於招集也至三年藉邳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國而充軍者人給地三十畝有力五十畝仍蠲差稅日支糧二升四年移刺不言軍戶自徙河南數歲尙未給用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他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書授地者樞密院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大半歲入不能足若撥授之爲永業俟有穫卽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從之五年京南行三司舒穆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大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旣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蓄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仍不果行





食貨

屯田下元明

元太祖時舒穆魯拜達勒爲霸州等路元帥鎮守固安水寨令軍士屯田且耕且戰披荆棘立廬舍數年之間城市悉完爲燕京外蔽憲宗初以有宋兵世祖請立經略司於汴以蒙古史天澤等爲使授之兵牛敵至則禦敵去則耕乃置屯田萬戶於鄧完城以備之三年汪特格修治利州且屯田七月屯田於鳳翔中統三年詔鳳翔府種田戶隸平陽兵籍毋令出征務耕屯以給軍餉又詔諸道括逃軍還屯田嚴其禁三年始立左衛屯田調樞密院二千人於東安州南永清縣東荒土及本衛元占牧地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其官屬詳載職官爲典武官下卷中軍二千名爲田一千三百一十頃六十五畝又置右衛屯田調本衛軍二千人於永清益津等處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其屯軍田畝之數與左衛同至元元年以益都武衛軍千人屯田燕京官給牛種二年詔孟州之東黃河之北南至八柳樹枯河徐州等處凡荒閑地土可令阿珠阿嚙罕等所領士卒立屯耕種并摘各萬戶所管漢軍屯田又詔西川山東南京等路戍邊軍屯田四年置中衛屯田於武清香河等縣繼以各屯田界相去百餘里往來耕作不便遷於河西務荒莊楊家口青臺楊家白等處其屯田之數與左衛同爲田一千三十七頃八十二畝六年以攻襄樊軍餉不足發南京河南歸德諸路編民二萬餘戶於康鄧申裕等處立屯七年創立高麗屯田是時東征日本欲積糧餉爲進取之計遂以王綽洪茶邱等所管高麗戶二千人及發中衛軍二千人合婆娑府咸平府軍各一千人於王京東寧府鳳州等處一十處置立屯田設經略司以領其事每屯用軍五百

人八年僉發己未年隨州鄂州投降人民一千一百七十戶往中興居住繼卽編為屯田戶凡二千四百丁

年續僉漸丁得三百人為田一千八百頃十一年徙生券軍屯田和林置陝西屯田總管府以安西王府所管編民二千戶

立櫟陽涇陽終南渭南屯田又置靈夏路放良官屯田從安撫司請招良人民九百四戶編聚屯田為田四百四

十六頃五十畝又置敘州宣撫司民屯命西蜀四川經略司起立屯田又置潼州府民屯僉本府編民及義士軍

二千二百二十四戶立屯又置夔路總管府民屯僉本路編民至五千二十七戶又置重慶路民屯於江津巴縣

瀘州忠州等處僉撥編民二千三百八十七戶並召募共三千五百六十五戶十二年置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

都元帥府軍民屯命於所轄州縣拘刷漏籍人戶得六千六百有六戶立屯田繼又僉本府編民四百戶及永昌

府編民一千二百七十五戶增益之後立大理軍屯於夔夔軍內撥二百戶續僉二百八十一戶又增一百一十

九戶總計民屯三千七百四十一戶軍屯六百戶為田軍民已業二萬二千一百五雙又置曲靖等處宣慰兼管

軍萬戶府軍民屯田拘刷所轄州郡諸色漏籍人戶七百四十戶立曲靖路民屯續僉民一千五百戶增入其所

耕之田官給一千四百八十雙自備己業田三千雙復立澂江民屯所僉屯戶與曲靖同凡一千二百六十戶後

立軍屯於夔夔軍內僉一百六十九戶復僉一百二十六戶增入又立仁德府民屯所僉屯戶與澂江同凡八十

戶給田一百六十雙後立軍屯僉夔夔軍四十四戶續僉五十六戶增入所耕田畝四百雙俱係軍人已業置順

慶路民屯僉順慶民三千四百六十八戶置立屯田又置成都路民屯僉陰陽人四十戶辦納屯種又置鶴慶等

路軍民屯田僉鶴慶路編民一百戶立民屯後又僉夔夔軍一百五十二戶立軍屯軍屯六百八雙民屯四百雙

俱己業又置中慶路軍民屯田於所屬州縣內拘刷漏籍人戶得四千一百九十七戶官給田一萬七千二十二

雙自備己業田二千六百二雙繼立軍屯用鑿棘軍人七百有九戶官給田二百三十四雙自備己業田二千六百一雙又置臨安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於所屬州縣拘刷漏籍人戶開耕宣慰司所管民屯三百戶田六百雙本路所管民屯二千戶田三千四百雙繼又繼立鑿棘軍屯爲戶二百八十八田一千一百五十二雙十三年置廣元路民屯從利路元帥言廣元寶東西兩川要衝支給浩繁經理係官田畝得九頃六十畝遂以襄州刷到無主人口偶配爲十戶立屯開種十五年置威楚提舉司屯田於威楚提舉鹽使司拘刷漏籍人戶充民屯本司就領其事爲戶三十三爲田一百六十五雙又置威楚路軍民屯田拘刷本路漏籍人戶得一千一百一十戶內八百六十六戶官給無主荒田四千三百三十雙餘戶自備己業田一千一百七十五雙繼立屯軍於本路鑿棘軍內僉三百九十九戶內一十餘戶官給荒田六十雙餘戶自備己業田一千五百三十六雙又置前衛屯田以各省軍人備侍衛者於霸州保定涿州荒閑地土屯種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屯軍與左衛同爲田一千頃又置後衛屯田以永清等處田畝低下遷昌平縣之太平莊屯軍與左衛同爲田一千四百二十八頃十六年給千戶瑪尼部下巴圖軍及土渾川軍屯田牛具置淮東淮西屯田打捕總管府募民開耕連海州荒地官給禾種自備牛具所得子粒官得十之四民得十之六仍免屯戶徭役爲戶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爲田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三頃三十九畝又置寶坻屯僉大都屬邑編民三百戶立屯於大都之寶坻縣爲田四百五十頃又置額齊納屯田調歸附軍人於甘州至十八年置武衛屯田發迤南軍人三千名於涿州保定定興等處置立屯田分設廣備萬益等六屯爲田一千八百四頃四十五畝以充屯田軍後又遷甘州新附軍二百人往屯額齊納合卽渠開種爲田九十一頃五十畝又置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因阿爾婁官人言近於瑪納齊圖沁納沁高州

呼蘭達巴等處改置驛傳臣等議可於舊置驛所設立屯田從之後發虎賁親軍二千人入屯又增軍一千凡立三十四屯於上都置司爲軍三千人佃戶七十九爲田四千二百二頃七十九畝是時又置德安等處軍民屯田總管府以各翼取到漢軍及各路拘收手號新附軍分置十屯立屯田萬戶府繼又改立總管府爲民九千三百七十五名軍五千九百六十五名爲田八千八百七十九頃九十六畝又置甘肅管軍萬戶府屯田發軍於甘州黑山子滿峪泉水渠鴨子翅等處立屯田爲戶二千二百九十爲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六十四畝又置汀漳屯田以福建調軍糧儲用依腹裏例置立屯田命管軍總管鄭楚等發鎮守士卒年老不堪備征戰者得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等縣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戶立屯耕作十九年置陝西等處萬戶府屯田以整屋南係官荒地發歸附軍立孝子林張馬村軍屯繼以南山把口子巡哨人八百軍戶於整屋之杏園莊靈州之大昌原屯田又發文州鎮戍新附軍九百人立亞栢鎮軍屯復以燕京戍守新附軍四百六十三戶於德順州之威戎立屯開耕爲戶孝子林屯三百一戶張馬村屯三百一十三戶杏園莊屯二百三十三戶大昌原屯四百七十四戶亞栢鎮屯九百戶威戎屯四百六十三戶爲田孝子林二十三頃八十畝張馬村七十三頃八十畝杏園莊一百一十八頃三十畝大昌原一百五十八頃七十九畝亞栢鎮二百六十八頃五十九畝威戎一百六十四頃八十畝又置桂齊延安府屯以拘收贖身放良布呀齊及漏籍戶計於延安路特默齊草地屯田爲戶二千二十七爲田四百八十六頃又置寧夏等處新附軍萬戶府屯田發迤南新附軍一千三百八十二戶往寧夏等處屯田又遣塔塔喇千戶所管軍人九百五十八戶屯田爲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頃三十三畝又置紹慶路民屯於本路未當差民戶內僉二十三名置立屯田繼於彭水縣管籍萬州寄戶內僉撥二十戶又僉彭水縣未當差民戶三十二戶增入

後以屯戶貧乏者多，負逋復愈。彭水縣編民一十六戶補之，又置嘉定路民屯，僉亡宋編民四戶，置立屯田。繼又撥成都義士軍八戶，增入二十一年置嶺北行省屯田，併和林阿拉克岱元領軍一千人入五條河。後又摘六衛漢軍一千名赴青海屯田，以五條河漢軍併入青海。後又屢增軍戶，共爲戶四千六百四十八，爲田六千四百餘頃。又置金復州萬戶府屯田，發新附軍一千二百八十一戶於根敦扎卜，置立屯田。繼又分京師應役新附軍一千人屯田。哈斯罕關東荒地後，又以伊嚕音特穆爾塔斯哈雅兩萬戶新附軍一千三百六十戶併入金復州立屯，耕作爲戶三千六百四十一，爲田二千五百二十三頃。又置芍陂屯田萬戶府，因江淮行省言安豐之芍陂可溉田萬餘頃，乞置三萬人立屯。中書省議發軍士二千人行之屯戶，共一萬四千八百八名。又置夔府萬戶府軍屯，從四川行省議除沿邊重地分軍鎮守，餘軍一萬人命官於諸處擇膏腴地立屯開耕，爲戶三百五十一人。爲田五十六頃七十畝。凡創立十四屯，其成都等路萬戶府軍屯於本路崇慶州義興鄉楠木園，置立爲戶二百八十九人，爲田四十二頃七十畝。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軍屯置立於灌州之青城陶壩及崇慶州之大柵頭等處，爲戶一千一百二十八名，爲田二百八頃七畝。廣安等處軍屯置立於成都路崇慶州之七寶壩，爲戶一百五十五名，爲田二十六頃二十五畝。保寧萬戶府軍屯置立於崇慶州之金馬，爲戶一百六十四名，爲田七十五頃九十五畝。敘州萬戶府軍屯置立於灌州之青城，爲戶二百二十一名，爲田三十八頃六十七畝。五路萬戶府軍屯置立於成都之大柵鎮、孝感鄉及灌州青城縣之懷仁鄉，爲戶一千一百六十一名，爲田二百三頃一十七畝。興元金州等處萬戶府軍屯置立於崇慶州晉源縣之孝感鄉，爲戶三百四十四名，爲田五十六頃。隨路八都萬戶府軍民屯置立於灌州青城縣溫縣，爲戶八百三十二名，爲田一百六十二頃五十七畝。舊附等軍萬戶府軍屯置

立於灌州青城縣崇慶州等處爲戶一千二名爲田一百二十九頃五十畝礮手萬戶軍屯置立於灌州青城縣龍池鄉爲戶九十六名爲田一十六頃八十畝順慶軍屯置立於晉源縣義興鄉江源縣將軍橋爲戶五百六十五名爲田九十八頃十七畝平陽軍屯置立於灌州青城崇慶州大柵頭爲戶三百九十八名爲田六十九頃六十五畝遂寧州軍屯爲戶二千名爲田三百五十頃又置嘉定府萬戶軍屯摘蒙古漢軍及嘉定新附軍三百六十人於崇慶州青城等處屯田爲田二頃二十畝二十二年置廣濟署屯田以崔黃口空城屯田歲澇不收遷於青兗等處以尙珍署舊領屯夫二百三十戶歸之既又遷濟南河南五百五十戶平灤真定保定三路屯夫四百五十戶併入共爲戶一千二百三爲田一萬二千六百頃三十八畝又置豐潤署屯田於大都路薊州之豐潤縣爲戶八百三十七爲田三百四十九頃二十三年置尙珍署屯田於濟寧路之兗州爲戶四百五十六爲田九千七百一十九頃七十二畝又置洪澤萬戶府屯田初於洪澤南北三屯設萬戶府以統之因江淮行省言國家經費錢糧爲急今屯田之利無過兩淮況芍陂洪澤皆漢唐舊立屯之地若令江淮新附漢軍屯田可歲得糧百五十餘萬石從之繼罷三屯萬戶止立洪澤屯田萬戶府以統之其置立處所在淮安路之白水塘黃家疇等處爲戶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四名爲田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二頃二十一畝二十四年置左右欽察衛屯田發本衛軍一千五百一十二名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及欽察屯田千戶所於青州等處屯田後又創立龍翊侍衛復隸焉爲軍左手千戶所七百五名右手千戶所四百三十七名欽察千戶所八百名爲田左手千戶所一百三十七頃五十畝右手千戶所二百一十八頃五十畝欽察千戶所三百頃又置永平屯田總管府以北京採取材木百姓三千餘戶於灤州立屯設官署以領其事爲戶三千二百九十爲田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四頃四十九畝又置

管田提舉司設立於大都瀋州之武清縣爲戶軍二百五十三民一千二百三十五析居放良四百八十布呼齊二百三十二和卓一百七十口獨居布呼齊一十二口哈喇穆爾丹八十二名爲田三千五百二頃九十三畝二十五年置湖南宣慰司衡州等處屯田調德安萬戶府軍士一千四百六十七名分置衡州之清化永州之烏符武岡之白倉置立屯田二十六年置左翼屯田萬戶府罷蒙古軍人之屯田者別以鄂端巴十伯里回還漢軍及大名衛輝兩翼新附軍與前後二衛迤東還戍士卒合併屯田設左右翼屯田萬戶府以領之遂於大都路霸州及河間等處立屯開耕置漢軍左右手二千戶新附軍六千戶所爲軍二千五十一名爲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頃五十二畝其右翼屯田萬戶府繼發真定軍人三百名於武清縣崔黃口增置屯田分置漢軍千戶所三別置新附軍千戶所爲軍一千五百四十人爲田六百九十九頃五十畝又置保寧萬戶府軍屯因保寧府言本管軍人一戶或二丁三丁父兄弟應役實爲重併若又遷於成都屯種去家隔遠逃匿必多乞令本府在營士卒及夔路守鎮軍人止於保寧沿江屯種從之僉軍一千二百名繼發屯軍一百二十九人從萬戶伊蘇忒爾西征別僉漸丁軍人入屯爲戶一千三百二十九名爲田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七畝又置順慶等處萬戶府軍屯發軍於沿江下流漢初等處屯種爲戶六百五十六名爲田一百一十四頃八十畝二十七年置武定路總管府軍屯以雲南戍軍糧餉不足於和曲祿勸二州爨棘軍內僉一百八十七戶立屯耕種爲田七百四十八雙又置烏撒宣慰司軍民屯田其烏撒路軍屯以爨棘軍一百一十四戶屯田又立東川路民屯屯戶亦係爨棘軍人八十六戶皆自備己業又置羅羅斯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其會通民屯屯戶係爨棘土軍建昌民屯撥編民一百四戶又立會川民屯發本路所轄州邑編民四十戶德昌路民屯發編民二十一戶二十九年置忠翊侍衛屯田



命各萬戶府摘大同隆興太原平陽等處軍人四千戶揚珠格爾齊勤地面及紅城周迴置立屯田開耕荒田二千頃仍命西京宣慰司領其事後改立大同等處屯儲萬戶府以領之又改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仍領屯田三十年置梁千戶翼軍屯因梁王遣使詣雲南行省言以漢軍一千人置立屯田後發三百人備鎮戍巡邏止存七百人於烏蒙屯田後遷於新興州爲田三千七百八十九雙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民屯召募民戶并發新附士卒於海南海北等處置立屯田繼以其地多瘴癘縱屯軍二千人還各翼留二千與召募之民屯種後罷屯田萬戶府屯軍悉令還役止令民戶八千四百二十八戶屯田瓊州路五千五百一戶雷州路一千五百六十六戶高州路九百四十八戶化州路八百四十三戶廉州路六十戶爲田瓊州路二百九十二頃雷州路一百六十五頃五十一畝高州路四十五頃化州路五十五頃二十四畝廉州路四頃八十八畝成宗元貞元年置肇州蒙古屯田萬戶府以納延布拉噶齊及打魚碩達勒達女真等戶於肇州旁近地開耕爲戶布拉噶齊二百二十戶碩達勒達八十戶歸附軍三百戶續增漸丁五十二戶二年置敘州等處萬戶府軍屯遷遂寧屯軍二百三十九於敘州宣化縣喙口上下荒地開墾爲田四十頃八十三畝大德二年置廣西兩江宣慰都元帥府獐兵屯田部民呂瑛言募牧蘭等處及融慶溪洞獐獐民丁於上浪等處開屯耕種繼又平大任洞以所遺地產續置藤州屯田爲戶上浪屯一千二百八十二戶忠州屯六百一十四戶那扶屯一千九戶雷留屯一百八十七戶水口屯一千五百五十九戶又置贛州路南安寨兵萬戶府屯田以贛州路所轄信豐會昌龍南安遠等處賊人出沒發寨兵及宋舊役弓手與抄數漏籍人戶立屯耕守以鎮遏之爲戶三千二百六十五爲田五百二十四頃六十八畝四年置大同等處屯儲總管府屯田以西京黃華嶺等處田土頗廣發軍民九千餘人立屯開耕爲戶

軍四千二十民五千九百四十五爲田五千頃武宗至大元年置左衛率府屯田於大都路灤州武清縣及保定路新城縣置立屯田仁宗延祐二年置烏蒙等處屯田總管府軍屯因雲南行省言烏蒙乃雲南咽喉之地別無屯戍軍其地皆古昔屯田之跡乞發輝和爾及新附軍屯田鎮遏從之七年置重慶五路守鎮萬戶府軍屯發軍一千二百人於重慶路三堆中曹趙市等處屯耕爲田四百二十頃英宗至治二年置宗仁衛屯田發五衛漢軍二千人於大寧等處創立屯田分置兩翼屯田千戶所爲田二千頃文宗至順元年置宣忠衛屯田命收聚訖一萬俄羅斯給地一百頃立宣忠扈衛親軍萬戶府屯田

明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等處惟都水營田司康茂材績最著乃下令襲之因以申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民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將帥已有分定地鎮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數年未見功緒唯康茂材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尙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繼於兩京各省直建設衛所置屯田以都司統攝之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等衛屯田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稅其四帝命弗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弗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是年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因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從山西行省言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給淮鹽一小引以省途費而充邊儲謂之開中繼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輸米諸倉以爲軍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石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

復至弘治中戶部尚書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爲虛米石值銀五兩邊儲枵然至嘉靖時陝西巡撫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應尙書總理江北鹽屯尋於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區畫屯政然因循日久卒鮮實效

四年從中書右丞相徐達請徙山後民一萬七千餘戶屯北平又令於山北口外東勝蔚州安豐雲應等處極邊沙漠之地各設千百戶收撫邊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就以所儲草給之達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餘戶屯田北平凡置屯二百五十四開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六年太僕丞相額森特穆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餘里土田膏沃宜招集流民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開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稅畝一斗後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衛所官軍俸糧十九年以雲南既平諸蠻未附命西平侯沐英鎮之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命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乃諭戶部曰屯田可以紓民力立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使樂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英奉詔自永寧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後景川侯曹震又屯田品甸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定邊姚安畢節諸衛二十一年敕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敝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紓自是歲得糧五百餘萬石二十三年延安侯唐勝宗督貴州屯田二十四年又諭後軍都督沐春曰今塞外清寧已置太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而守關軍士已令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

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二十五年詔天下衛所軍以十之七屯田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帥開國公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爲軍屯田於大同東勝立十六衛建文四年令直隸屯田差御史比較各都司屯田巡按御史比較後改增按察使僉事盤查屯田或令各省布按三司提督或令巡按御史提督或令總兵官鎮守提督或差戶部郎中巡屯御史隨時更改沿革不一成祖永樂元年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整理屯田工部尙書黃福奏陝西所屬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從之二年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爲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淮所種樣田每軍餘糧二十三石帝命重賞之寧夏總兵官何福積穀尤多賜敕褒美戶部尙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種請以米爲準凡粟穀糜黍大麥蕎麥二石稻菑秫二石五斗稭稗三石皆準米一石小麥麻豆與米等從之著爲令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難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並禁衛所差撥宣宗宣德中屢覈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分遼東各衛屯軍爲三等丁牛兼者爲上丁牛有一爲中俱無爲下兵科給事中戴弁言自山海關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三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帝命戶部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兵部黃福言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設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

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食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一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戶兵二部議部奏緣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遂令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既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繼遣侍郎羅汝敬督陝西屯田柴車經理山西屯田分遣御史巡視寧夏甘州屯田水利至七年帝從戶部議令他衛軍戍宣府者悉遣還屯種左都督譚廣上言臣所守邊一千四百餘里敵人窺伺竊發無時脫有警徵兵數百里外勢豈能及屯種之議臣愚未見其可帝以邊卒戍守有餘但命永樂中調戍者勿遣英宗正統元年發禁軍三萬人屯田畿輔二年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景泰初邊方多事令兵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時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先因在京功臣等將附近各城堡膏腴之產占作莊田其餘閒田又爲鎮守總兵參將等占爲己業以致軍士無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要於此下所司議行憲宗成化初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人稱便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總存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能十一矣孝宗弘治間屯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而定制各省屯糧又折以銀雖有徵糧違限之罰強占屯田之禁終無大裨十四年戶部尙書秦紘總制三邊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下詔行之武宗正德時遼東屯田較永樂閒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

縮四萬餘石。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餉餉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責逋希瑾意者僞增田數披括慘毒至。勸衆爲亂撫之乃定世宗嘉靖時遼東巡撫李承勛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僉都御史劉天和言甘肅屯政請以肅州丁壯及山陝流民於近邊耕牧且推行於諸邊奏當興革者十事田利大興總督宣大兼督河南山東軍務翟鵬浚濠築垣修邊牆三百九十餘里得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大同巡撫詹榮以近邊弘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互五百餘里關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遏寇帝從之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請倣古募民實塞下之意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實邊其後周澤王崇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政龐尙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卽按丁賠補耳屯糧之輕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穆宗隆慶中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爲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時給事中鄭大經言薊屯當量地利而定其則遼屯當改營田而足其額此興復屯政之大較也御史李叔和言遼東屯田半廢近行營田之法撥軍耕種致行伍空虛且歲收田租止備修邊工費而各軍支餉如故有損無益蓋此法止可行於河西人少之處若河東則當廣召種之今授田徵稅悉抵歲餉以省內輸簡回壯勇以實行伍仍特勅官董之如內地屯田之制從之時又給宣大屯田官養

廉田宣大開墾田已成業令每十頃內給將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若副參開種不及百頃守備以下或不及一十頃參論戒飭又詔各邊自墾田永不起科如歲增粟十萬五千石自墾至百頃千頃者重加陞賞神宗萬曆時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州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孚遠墾閩海壇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海濱諸山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天津興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時方征倭寇濟陽衛舍餘李大用等請以萬人自備資糧隨行給事中郝敬上疏曰臣閱李大用等奏畿輔附近濟陽等衛屯牧額兵共四十八萬願以萬人隨行征倭衆軍自貼糧餉臣訪其故自永樂時靖難功成剩精兵四十八萬內一十二萬選入十二團營餘三十六萬給賜屯田牧地種納子粒馬價分置七十八衛於順天所屬州縣俱屬三千營統轄聽調征剿今二百餘年生齒繁衍與民混雜有司派以馬戶撐船運米等役衆軍脫卸無計昨者寧夏之役各餘丁議自備糧隨行征剿求免前差未幾寧夏平議遂寢茲緣倭奴告警重復申奏蓋彼以三十六萬之衆止出萬人是三十六人中抽一人耳以三十六萬衆共餉萬人是三十六家共贍一軍耳又得概免民差圖此便利今東征師可勿復用此惟是遼左空虛宜因羣情爲轉移之計卽於各衛原籍中十名抽一據三十六萬原數除六萬作耗外可得壯丁三萬人擇幹廉官數員統領赴遼東開種屯田于存留三十萬中各十名幫貼屯田一名牛種廬舍之費令概免前差開墾田成卽給本兵爲永業大率每兵一名墾田二十五畝內除五畝爲官田每畝量收子粒五六升則三萬人可墾田七十五萬畝一歲收官田子粒可八千餘石以備緩急之需因願赴之人心蠲不急之徭役一呼而得勝兵三萬坐收兵食兩利之效備門庭之警扶肘腋之危何憚而久不爲此嘉宗天啟初巡撫張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

卿輩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保定巡撫汪應蛟亦請興天津屯田  
疏言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田  
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沽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薊荳者得水溉灌亦畝收二三  
石惟旱稻以鰼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天津爲神京牖戶開府設鎮其地益重  
見在水陸兩營兵四千人歲費餉六萬四千餘兩俱加派民間天津荒田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  
以通蓄洩築隄以防水澇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非獨天津之餉取給而  
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溉於河無妨白塘以下地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  
海縣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每畝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給種於民情無拂請以防海官軍  
用之於海濱墾地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居民承種數年之後荒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守民  
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矣得旨允行李繼貞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旱蝗往往弗克底成  
效也五年貴州巡按傅宗龍討諸叛苗大破平越毀其砦百七十宗龍乃條上屯守策一曰清衛所原田一曰割  
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不常不能久駐莫若倣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  
功因功大小爲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卑以應得田爲世業禁其私買賣不待招徠戶口是實臣所謂以守爲  
屯者如此部議從之莊烈帝崇禎九年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盧象昇大興屯政積粟二十餘萬諭九邊皆式之十  
年陝西巡撫孫傳庭釐正西安三衛屯糧疏言洪武時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盡行收貯  
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廩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法至善



也至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尙未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兌給本軍充餉免納免交止徵餘米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復將餘糧六石改爲正糧一并兌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爲私產莫可究詰矣陝西省下舊四衛因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鎮清查除右護衛名隸秦府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各地查明推情定法按地起課卽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量免三石下地又免三石每石折銀七錢總計三衛起課地三千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不呼籲以窘大農不如派以厲子遺疏上帝褒嘉之

欽定續通典卷七

食貨

鄉黨版籍職役附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區等謹按杜典食貨立鄉黨版籍一門而所載徐偉長中論齊高帝建元之詔皆及職役今考宋以後各史及歷朝會要會典諸書凡鄉黨里保雖代異其制而必兼職役焉故以職役附於鄉黨版籍以補杜氏之未備云

周世宗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今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爲耆長凡民家之有奸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卽一如是

宋因前代之制有衙前里正戶長者長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令兩京諸州應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者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植之法者縣補爲農師相視田畝及五種所宜卽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周勸各民於曠土種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爲里農師者蠲稅免其他役淳化五年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爲戶長勿冒名以給役然自承平旣久奸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仁宗慶曆中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王逵爲荆南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由是他路競爲掎克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所苦無甚於里正衙前每鄉被差疎密與費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費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五戶計費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廢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費最高者一戶

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卽甲縣戶少而役繁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使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參定繼遣尙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於是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少休息至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爲相又設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十家爲保保丁皆授其弓弩教之戰陣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估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使衆悉知之詔從其請於是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界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丞帖法並罷哲宗元祐中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耆戶長須三等已上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郡縣仍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爲便繼又定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卽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雇直耆戶長壯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長保丁充高宗紹興初參政李回言於帝曰前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役錢概增三分官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未幾廢保甲起推剗推排之制民間纖微細瑣皆得籍之唯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不待推排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伍爲保十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厯或爲之均并

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爲役次之久近凡差役皆當因時制宜其應免應募毋膠前制云

遼聖宗統和三年樞密奏契丹諸役戶多困乏請以富戶代之上因閱諸部籍有二部戶少而役重者併量減之興宗重熙八年北院樞密使蕭孝穆請籍天下戶口以均徭役由是通括戶口政賦稍平云

金制以民戶內有物力者爲課役戶無者爲不課役戶令民以五家爲保太宗天會三年禁內外官及宗室毋得

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貧民爲奴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爲民遼時以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金制又

倣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作通檢推排之法是時承正隆師旅之後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粵

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

遣信臣泰寧節度使張宏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歎以稱朕意

凡規措條理命尙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

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以上以

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後又制明安穆

昆戶科差之法均其貧富及量其奴婢之多寡定之詔宰臣明安穆昆多新強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自中

都路始二十二年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林先

推中都路續遣戶部主事諳達等十四人與外官同分路推排後或推排通檢之法舉行不一章宗泰和六年以

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奸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爲保恐人易爲計構而難覺察

令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

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  
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明安穆昆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  
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雇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凡戶口計  
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明安穆昆則以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姓名以實轉報縣  
申州再達上司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明安穆昆戶明安穆昆之奴婢免爲良者止隸本部爲正戶凡  
籍官良人隸官籍爲監戶籍官奴婢隸太府監爲官戶七年敕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  
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如實  
銷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宣宗貞祐三年河北民遷徙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  
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布薩端平章穆延盡忠以爲便尙書左丞賈益謙曰僑戶  
應役甚非計也河北人戶避兵而來稍息卽歸今旅寓倉皇之際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上甚  
嘉賞興定五年省言隨處土民久困徭役客戶鬻販坐獲厚利官無所斂亦宜稍及客戶以寬土民從之元太宗  
時耶律楚材條便宜事言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卹其民州縣非奉上命不得擅行科差世祖至元七年令縣  
令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之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  
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  
立牌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  
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事不能耕種者

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多事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十年令特默齊隨  
處列社與編民等十三年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諸色人不當差役者萬餘人充貴徹後又詔京師勢家  
等皆與民均役焉英宗至治三年詔行助役法遣使者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稅租  
以充役用官不得與時浙右苦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家朝廷令行省召入郡集議便民之法杭州總管趙  
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稱其便泰定帝泰定二年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於  
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册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租以充助役之用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  
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民賴以不困呂思誠爲蓀縣令差民力爲三等均其徭役又刻孔子像令社學事之印識  
文簿畀社長記其善惡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罰其輸作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册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  
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週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  
都曰里里編爲册册首總爲一圖其諸不能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册如民科無田者  
亦爲畸零有司定其册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使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謂之黃册進呈送後湖東西二  
庫皮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一人戶部主事四人釐校訛舛其後黃册祇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爲  
一册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爲斷禁數姓合戶附籍漏口脫戶許自實里設老人選年  
高爲衆所服者導民爲善平鄉里爭訟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饑年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僑於外者  
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其不能歸與不願歸者令在所著籍授田

輸賦英宗正統時造逃戶周知冊核其丁糧凡流民初令勘籍編甲互保屬所在甲長管轄之憲宗成化初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睿爲湖廣巡撫下令逐之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郡縣之法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命原傑出撫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閒田置鄖陽府立上津等縣統治之凡附籍者正統時令家屬離籍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軍匠竈役冒民籍者發還其移徙者明初戶部郎中劉九臯言狹鄉之民遷于寬鄉可使地無遺利太祖採其議屢有遷徙永樂中又遷太原諸郡之民以實北平焉至明代役法洪武初造黃冊成以上中下戶爲三等凡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曰均徭他雜役曰雜泛二十六年定各處三等人戶仍開軍民竈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陷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景泰元年令里長戶下空閒人丁與甲首戶下人丁皆同差成化十五年令各處差徭戶分九等門分三甲凡有差派定民輸納然上供京繇主納爲中官留難不易中納往復改買其弊甚多且役民自里中正辦外如糧長解戶名色甚繁因事竄編嘉靖後行一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爲一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條鞭規制漸紊不能盡遵也明中葉以後工役日煩京營之兵悉爲所役軍政皆廢弛云